



渡江之戰

人民戰士業刊

人民戰士出版社出版

人民戰士叢刊

渡江之戰

編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治部
出版：人民戰士出版社
發行：人民戰士出版社
經售：各地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

甲·〇〇〇一——四〇〇〇

定價：2500元

編者的話

爲了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四月二十日進軍命令，渡江作戰消滅江南國民黨殘餘匪軍，解放全中國，我百萬大軍四月下旬在西迄九江東至江陰近千里前綫上橫渡長江，不分晝夜晴雨疾進，并在短促的時間內與江南游擊隊配合解放蘇浙皖閩廣大地區，追殲逃敵俘獲極衆，已完成初步戰略任務。

第二野戰軍前鋒部隊已超越浙贛綫，繼續前進。軍行所至，羣衆夾道歡迎，並以行動支援大軍。這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偉大的史詩。也是關心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廣大讀者急欲知道的輝煌業績。

我們根據手頭現有材料，特將第二野戰軍各部執行這一偉大戰役的前後情況集印成冊，以饗讀者。

今後并擬根據勝利發展的軍事形勢，逐次編印。惟付印倉促，遺漏謬誤或所不免，希望讀者多多提供意見，以便續編時改正。

目錄

編者的話

誓師進軍

誓師.....	(二)
「打倒蔣介石回來再見」.....	(五)
給紅軍媽媽報仇.....	(六)
「血海深仇熬到頭了！」.....	(八)
媽媽們的熱愛.....	(一〇)
張大姐沒忘掉革命工作.....	(一一)
人民的熱愛.....	(一二)
徒涉白露河.....	(一四)
淖河岸畔如節日萬眾瞻望解放軍.....	(一五)
多樣的文化娛樂活動.....	(一六)
行軍小傳單.....	(一七)
愉快團結奮發昂揚.....	(一九)
砲兵們爬過了高山.....	(二〇)

序 戰

爭坐過江第一船.....	(二二)
戰士和軍長挑戰.....	(二三)
勞開江堤修引河.....	(二四)
邵政委受了包圍.....	(二七)
把絆腳石變成跳板.....	(二八)
鐵板洲居民控訴匪軍暴行.....	(三〇)
渡江前的暴風雨.....	(三一)
我們要把解放軍送到江南去.....	(三一)
捉舌頭.....	(三三)

勝利突破長江天險

二百五十里正面全線渡江.....	(三六)
蔣匪軍長江防綫的崩潰.....	(三七)
勝利橫渡揚子江.....	(三八)
「打過去了！快趕上！」.....	(四〇)
佔領鷓頭山.....	(四一)
奪取香口.....	(四一)

敵前搶渡的第三連.....	(四二)
葉大嫂的船划在最前頭.....	(四三)
跨越長江的英雄們.....	(四六)
在榴彈砲陣地上.....	(四七)
紅旗插在香山頂.....	(四九)
江岸一瞥.....	(五〇)
砲兵競奪紅旗.....	(五一)

等待着的人民熱烈歡迎我軍

解放安慶.....	(五四)
東流人民夾道歡迎我軍.....	(五四)
光明來到江南.....	(五五)
景德鎮人民冒雨迎我軍.....	(五五)
雨中進樂平.....	(五六)
「老紅軍回來啦！」.....	(五八)

窮追潰匪

潰亂的蔣匪江防軍.....	(六〇)
潰逃匪軍沿途大肆搶掠.....	(六一)

被害人民控訴蔣匪暴行……………(六三)

屯溪河街縱火案……………(六四)

苦難的日月……………(六六)

我們有了報仇的人！……………(六七)

窮追潰匪十三晝夜……………(六九)

沿着江南的山野向南疾進……………(七〇)

與江南人民武裝會師

皖南人民游擊隊積極配合大軍作戰……………(七四)

大洪嶺下會師……………(七五)

皖浙贛人民游擊隊奮戰史……………(七六)

勝利會師貴溪城……………(七八)

英勇苦鬥的閩浙贛縱隊……………(七九)

向皖南人民游擊隊學習……………(八一)

「我們就是憑着這支槍」……………(八三)

(附)

前線記者報道我軍進佔浙贛路的態勢……………(八四)

第二野戰軍渡江作戰以來戰果統計……………(八六)

第二野戰軍渡江作戰大事記……………(八九)

攝影

誓

師

進

軍

誓 師

第二野戰軍各部先後隆重舉行渡江南進動員大會。全體指戰員都舉行了如下的宣誓：我們是光榮的人民解放軍人，誓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把革命進行到底，進軍江南，實現真和平解放全中國。

李達將軍號召

養成艱苦樸素作風

在野戰軍直屬隊的誓師大會上，野戰軍參謀長李達將軍說：江南二萬萬人民正日夜盼望着我們，我們必須迅速地去拯救他們。他繼即號召全體指戰員克服一切困難，勝利完成進軍任務，切實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入大城市後，保持勞動人民艱苦樸素的作風，不被花花綠綠所迷惑。

發揚革命英雄主義

爭取渡江第一功

某軍的動員大會上，兵團副司令員郭天民將軍號召全軍在大進軍中高度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爭取渡江第一功。

該軍政治部主任余洪遠代表中共軍黨委會號召大家爭取全軍勝利渡江，進一步正規化，正確執

行城市政策、新區政策，官兵團結，努力學習。在各部的動員大會上，都充滿了熱烈奮發的情緒。全場上佈滿了各種美式武器，四週貼滿了各部隊和各戰士們的南下請求書，立功挑戰書和鮮明樸素的「大字標語，迎陽輝耀着「建功江南」、「百萬雄師大進軍」等錦旗和貼着南下決心書的大旗。當地人民政府的代表和居民也都參加了大會。

「喝了老鄉們三杯酒

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在其師的大會上，當地居民爭向部隊英雄們敬酒。戰鬥英雄方正義接過酒來說：「喝了你們第一杯酒，我要堅決南下，報答你們各位的盛意；第二杯我要解放全中國；第三杯我要不怕犧牲，將革命進行到底！」他的話立刻激起了全場「向江南進軍！解放全中國！」的雷動的呼聲。

一等人民功臣陶連緒同志在誓師大會上說：「我們不會忘記一九四六年敵人在冀魯豫邊區，姦淫燒殺殘害老百姓的仇恨，我們已經看穿了國民黨的假和平陰謀，決不上敵人的當。」會上各部隊上書上級黨委，相互挑戰，掀起革命競賽，爭取過江立功。某部全體指戰員，經過形勢學習與刻苦教育後，真正認識到祇有早日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人民才能徹底翻身。全體宣誓：「堅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

某部的誓師大會上，全體指戰員一致宣誓：「我們已認清敵人的假和平陰謀，我們一切已準備

好了，即將向江南進軍，把解放大旗插到大江以南去！」某部的誓師大會場上，陳列着從國民黨反動軍隊繳獲來的而現在却準備用它去消滅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全部美製武器。該軍首長號召全軍在打過長江澈底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歷史大進軍中，高度發揮革命的英雄主義，勇敢前進，完成偉大的歷史任務，爭取最光榮的渡江第一功。該軍某部向上級黨委會提出要求擔任渡江先頭部隊並隨時整裝待發。某軍各部亦紛紛請求「過江第一船」的任務，並保證在任何困難情況下，不怕艱苦，嚴格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黨的政策。

在渡江作戰中考驗自己

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

某部戰鬥英雄柴燕青代表該部全體英雄模範在誓師大會上宣誓：「爭取突破敵人江防中立頭等功，全體同志參加江南的英模大會。」該部計有五百七十七人向黨委送決心書，請求在此次渡江作戰中，考驗自己，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某軍則號召全軍在政治學習的基礎上提高戰術，學會山地戰河川戰，並要克服輕敵思想，作好準備工作，發揚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的精神，打過長江去。在大會宣誓同時，全軍各部亦都鄭重提出當前過江作戰的軍政任務，指出人民的軍隊不僅是一個戰鬥隊，而且要成爲一個工作隊，不僅要打好仗，而且要善於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不僅要能在農村工作得很好，而且今後要善於管理城市，並指出要加強內部上下及友鄰間的團結，加強組織性和紀律性，反對擊游主義習氣，發揚艱苦奮鬥英勇作戰的精神。第四兵團及十軍黨委會並爲此製訂賞罰嚴明的獎懲令，作爲戰鬥中檢查全體幹部、黨員、戰士爲人民服務品質的具體標誌。

「打倒蔣介石回來再見！」

十二日至十四日某部行經淮河附近某縣以南之朱集，黃崗寺等集鎮時，在紛紛細雨中，各鎮羣衆均手執各色的紙旗，擁聚街道兩側，高呼口號：「歡送大軍南征」。因該部前曾在此地區住過，有些戰士和集鎮上的居民和商販認識，故親切祝賀聲和彼此慰問聲此起彼落：「祝你們早日勝利歸來」，「打倒蔣介石回來再見！」蒸饅小販李志雲、宋國平及捲烟小販王金太等十個商人，並紛紛拿着紙烟和饅饅向他所認識的每個戰士手裏塞，但都被戰士們婉言謝絕了。當大隊的騾馬和長列的美製十輪卡車拖着各式大砲和滿載彈藥從街上通過時，全鎮羣衆更加歡欣若狂，汽車一停，大砲的周圍，馬上便擁擠的水洩不通，他們指點着大砲興奮地誇讚說：「這樣多的美國洋大砲，打過長江去，全部消滅國民黨匪軍絕不成問題」。並紛紛把紙煙拋給汽車上面的炮兵。李集的學生更爬上寫着「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國」的鮮紅紙旗插在卡車上面。十五十六兩日，同部渡過淮河時，正下大雨，淮河兩岸的公路泥濘不堪，車輪很難行駛。阜陽以南之瀏河，三河尖及某某以北之橋溝集等村農民，立即動員起來砍伐沿路野草樹枝和木樁舖在公路上，讓車輛順利通過，橋溝集、三河尖等各集鎮，除隨時都準備着熱茶給南征大軍喝外，還籌集大批燒柴供戰士們烤衣服和取暖用。三河尖的數百男女學生，則結隊排列在公路兩側，高呼口聲，齊唱「解放軍進行曲」及「東方紅」等歌曲來歡送和慰問。

給紅軍媽媽報仇

蘇策·盧忠

打前站的到了麻城縣李家河，向全村人民報告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十年前當紅軍的李成芳七天要回來了。

大清早村口就擠滿了人。他們等着，仰望着遠遠的綿延不絕的部隊，走到行進着的人馬跟前，向行列裏辨認着每一副紅黑的面孔。長滿了鬍子的「老革命」，喜悅的眼睛裏都含滿眼淚了。

李成芳軍長參加紅軍的時候才十六歲，還是個又瘦又小的孩子，只因爲受不了國民黨的罪，就當紅軍鬧革命直到如今。當他遠遠看到家鄉的樹，家鄉的屋頂時，不禁興奮起來了。見到自己家人該會怎樣呢？見到熟人說些什麼呢？在任何強大敵人面前他也沒有這樣緊張過。當他猛見村口站滿了人，他的眼睛濕潤了。他一直走進人羣中，高興的打着招呼，仔細地看着每個人的面孔，心頭却慢慢地收縮起來，一個也認不得了！好半天，他才看見一個老頭子走上前來，頓聲地說：「你就是成芳嗎？」這是他的叔叔李清義。

李軍長被一大羣人擁着進了房裏去。小孩們圍在身邊笑着，跳着，跟在這位陌生的「紅軍叔叔」後面鬧着。老年人却萬分感慨起來：孩子長大了，帶着隊伍回來了，最後的勝利馬上就要來到了。

李清義湊到軍長身旁悲憤地說。「你們走了以後，白黨（指國民黨）把大別山壓死了。民國二十一年三月間困死了你爹，七月間困死了你娘；全村十六家就被困死五十四個人呀！第二年你妹妹

也失落了，餓的誰也顧不上誰了。你家的房子也叫白軍給拆了。……」

老頭子們領着他走到一片瓦礫場上指點着說：「還記得嗎？這地方從前是你家的堂房，這是你吃飯的灶房。」當他指着長滿荒草的一角時，手指禁不住顫抖起來：「你小時候就睡在那裏啊！」

李軍長忙着跑去看一位同志的母親，他的兒子和李軍長一起參加革命，但早已犧牲了。屋裏冷落的可怕，什麼東西都被國民黨匪幫糟蹋完了，破爛不堪的四壁被煙薰的漆黑，掛着一條條雨水沖注的水印，爐灶像是多年不生火了，滿地灰塵，滿屋蛛網。

突然草堆裏站起來一個瞎了眼睛的白髮老婆婆，叫化子一樣的襤褸。她用力呼喊着他的姓名，李軍長立刻跑向前去，她便拉着他的雙手，然後又把他緊緊抱在懷裏，她的眼淚像泉水一樣滾流到軍長的衣襟上。在二十年血戰裏錘煉成一鑄鐵人似的人民戰士，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了。窒息的破房裏半天才迸出老婆婆的一句話：

「都叫白黨殺光了，成芳！快帶隊伍打過江去，給我報仇呀！」

「血海深仇熬到頭了！」

「二十年的血海深仇熬到頭了！」

大別山人民這樣的奔走相告着南下解放大軍到來的消息。當他們悲喜交集地奔向潮湧而來的滾滾行列時，紅軍的親屬們發現離家二十年的游擊隊已經變成全副機械裝備的無敵野戰軍。在宣化店，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時首先血洗的地方，現在禮砲齊鳴，夾道歡迎的人叢不時發出歡呼：「苦難的日子過去了！」「盼了二十年的革命這回有頭了！」大別山，這個被反革命屠殺過四次的革命故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之一，紅軍戰士們的美麗家鄉和豐饒的土地，現在已經被反動派燒殺成人烟稀少，一片荒涼的地方了。僅僅新集（國民黨反動政府把它改名經扶）城關一地，在「紅軍家屬」的罪名下慘遭虐殺的就有三千多人，許多人家滅門絕戶。從新集到麻城一百多里的路上，幾乎沒有一個村鎮沒有被燒毀過，每個村鎮都有許多人家被殘害的家破人亡。紅軍戰士現任師長的徐其孝興奮地回到麻城大河鋪去看他自己的家。但他一進村心就冷了。記憶中的熱鬧集鎮現在只剩下六戶人家和三個青年。他的家已成了廢墟，他的父親、哥哥、弟弟都被殺了，只剩下一個七十多歲的母親在討飯。當徐其孝師長找到她時，她一把抱住他痛哭失聲地說：「其孝，我們一家都被國民黨反動派殺了啊！」周希漢和李成芳兩位軍長回到麻城故鄉時，也都找不出那一堆長滿荒草的敗牆是自己的家門。在小石灣的小山莊外，一位雙目失明的老太太坐在路邊扯住過路的戰士們說：「同志們，跟我說，你們還走不走，可千萬不能再離開我們了。」她姓郭，兩個兒子參加了紅軍

，第三個兒子三年前也參加了中原解放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原解放軍突圍時，她的第三個兒子因掉隊被匪軍鄉保隊捉住，匪徒們當着她的面用釘子把她兒子釘死在地上，又槍斃了她的一個想參加解放軍的侄子。從此，她就瘋了，眼也瞎了。

大別山唯一不變的是人民對革命堅貞不移的心。「早知道你們一定要回來的！」他們站在望不到頭的行列旁邊，對戰士們說：「我們的孩子也和你們一樣地參加紅軍了。如今看到你們，就像看到自己的兒子一樣了。」某部邀請的一個中國工農紅軍家屬座談會上，革命老人們屈指計算着自己的子弟們離家的歲月，傾訴着多年來伸冤報仇的心願。讓解放軍幹部扶着的八十四歲的王老太太笑不住嘴地說：「我的孩子參加咱隊五十九年了，想不到我還能活着看到你們，還能活着看到咱窮人的天下！」紅軍的親屬們都誇獎着：「現在的解放軍和最初的中國紅軍一樣好，一樣愛護人民和被人民擁戴，不同的是人馬武器都多多了！」「大別山可算天光亮啦，」在反革命長期「圍剿」進攻下的苦難人民，已經舒鬆了積壓在心裏的悶氣。大別山的人民到處建立支援前綫司令部、供應站、日夜搶修公路、修架橋樑、調集渡船，和當年愛護紅軍戰士一樣地準備了大批雨帽雨傘，彩樓、茶水站，歡迎的紅旗一直擺到江邊。紅軍故鄉人民的苦難和熱望激動着大別山的每一個解放軍的戰士。某政委在一個會師大會上興奮地說：「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時，曾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現在從解放了的北方進軍江南，全中國將在這歷史上的又一次偉大長征中得到完全解放！」

媽媽們的熱愛

紅軍媽媽送軍鞋

一天，商城縣某區，來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提着兩雙漂亮結實的布鞋，向區裏的工作人員說：「把我這兩雙鞋送給紅軍（指人民解放軍）穿着過長江打白匪（國民黨匪軍）」。過去，區裏收軍鞋都是由保集中交區，今天這位老太太自己親自送來，區裏就有些奇怪問她時，她笑嘻嘻的說：「我兒參加紅四軍十八年了，我沒見他，我聽說紅軍快要過長江，我沒有別的，做了兩雙鞋送給他過江好好打那些反動派」。

這位老太太家裏很窮，區裏勸她把鞋拿去換菜吃，他不高興的回答：「把蔣介石打倒了，我兒回來後什麼都有了，你一定得收下」。

老太太的兒子是在民國二十一年參加了紅四軍，今年大軍過江的消息傳到了她的耳朵，大道小道上送糧送柴支援前綫的人，熱熱鬧鬧不斷頭：「人家都支援大軍支援俺兒過江，我做什麼呢？」她想。於是她收拾了一些舊布，日夜不停的做鞋，她說：「這就算是送兒子的禮物吧！」僅七天的時間，她就做好了兩雙精緻的布鞋。

她的家距區公所很遠，還隔一條大河，但別人去送這鞋她又不放心，於是她不顧一切的涉過了大河把鞋親手送到了區裏。她做的鞋在全區軍鞋中數了第一等。「紅軍媽媽送軍鞋」的故事馬上傳遍了四鄉。

張大姐沒忘掉革命工作

在向商城縣太風區糧庫送糧送柴的羣衆行列中，有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她挑的東西與男人差不多，她的情緒也比別人高，這就是商城羣衆所親熱稱呼的「張大姐」。

張大姐是太風區六保人，今年四十一歲，民國十八年她參加過鄉蘇維埃工作，自紅四軍北上後，這裏就變成了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黑暗世界，張大姐的丈夫被反動派打死了，地方上地主惡霸更污蔑她爲「匪婆」，就是要飯吃惡棍們也不准許，當她被迫改嫁給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之後，惡霸又結合土匪把她全家搶得淨光。此後，張大姐便一直的過着少吃無穿的窮苦日子，天總是要晴的，紅軍一定要回來的，她天天等着，聽着，盼着。

一九四八年商城解放後，她喜歡極了，但土匪仍在該區經常活動，羣衆對民主政府政策還有些不了解，她便向大家宣傳共產黨是代表窮人利益的，解放軍是人民的隊伍，使很多羣衆安了心。

徵糧工作開始後，她首先繳糧。她說：「這是給自己隊伍吃的，咱們要作模範」。在保裏動員出工送公糧時她自報奮勇的報名參加，現在她已送了四次共二百四十餘斤。

人民的熱愛

浩浩蕩蕩的解放大軍，不斷頭的通過河南南部新縣（經扶）城向南挺進。每天傍晚，軍隊便駐滿城裏和四關，過去冷冷清清的新縣城，變得空前熱鬧了，做生意的忙個不停，屢遭國民黨匪壓迫屠殺的老蘇區人民，又見到了自己的大軍，更是高興，他們弄得比任何時候都忙，忙着照顧自己的軍隊，忙着給部隊帶路。

一天晚上，部隊住到了北關一位曾老太太和一位劉老太太家裏，這兩位老太太自動來幫助切菜、煮飯，戰士們感謝的說：「老人家，俺們不麻煩你」。她們指着那些被國民黨匪軍毀壞的破屋爛舍給戰士說：「同志，你看這都是那些怪種拆的，要是那些怪種來俺早就嚇跑了，俺們知道你們是自己的隊伍，走一天路辛苦了，幫點忙算麼事」。

這裏是老蘇區，年紀大的人，都鬧過革命，她們這樣說：「俺們的紅軍正規軍從老家路過，得好好的招待啊！」南方的氣候忽雨忽晴，部隊的衣服往往被雨淋濕，老大娘們總是自己搬柴給部隊烤乾。她們的門口是從來沒有斷了招待部隊的滾熱茶水。

大軍來前，國民黨特務分子在這裏會大肆造謠，經過大軍幾天過境的事實表現，謠言很快變成了一錢不值的屁話，大家都感到解放軍的可愛，所以誰幫助解放軍辦了事都引為最大光榮。一天王葉勤正呆看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的隊伍，車呀！馬呀！砲呀……越看越高興，心裏想這一次打過長江去，反動派那些王八蛋馬上就完蛋了，咱這裏一輩子再也不會受匪軍的毀害了……：……在這時忽聽

到要派民工送病號，他馬上高興的說：「我去」。「還不該你去啊！」負責派佚的人告訴他，他發急的說：「我自願去還不讓嗎？同志們病了不能走，我一定要去送」。他一氣送了三十里，北關湯大奎也是看車看馬正起勁時，有人來問去余家河的道路怎樣走時，他立即興奮的叫道：「同志跟我來」，長列的隊伍順利的跟着他到了目的地。

一天，城裏十字街頭出現了一張紙上寫着：「同志們老鄉們，我們大軍向南挺進，來到這新縣城裏頭，住在黃立恆的家中，他家有位六七十歲的老大娘，見我們鞋襪都淋溼了，忙去生火給我們烤，她說道：「同志們，辛苦了，快烤火我再燒水你們洗腳」。這老人和藹又可親，問長問短好似一家人，到晚上，又忙着給我們找鋪草，他對解放軍的認識好，情緒高，我們把她表一表」。這是某部八連三排八班戰士們的創作，這是人民戰士對自己親人的歌頌。

浩浩蕩蕩的人民解放大軍，不斷頭的通過新縣城向南挺進，在這雄偉的巨流中不時發出「堅決打過長江去，澈底消滅蔣匪軍，解放苦難的人民」的呼聲。千萬的人們在興奮的看着自己的部隊，忙着照顧自己的部隊……。

徒涉白露河

金安志、劉唐斌、劉廣武

部隊在風雨泥濘中渡過淮河，三月十五日晚到達白露河北岸。這是一條從西南流下東北的淮河支流，因連日陰雨，水勢陡漲。搭好的浮橋已被沖毀，三、四里寬的河身裏，四道激流湍湍東去，只在河水最激的地方，搭有兩段木橋，以外的地方都要徒涉。三月的天氣，刮着刺骨的東北風，要淌過三、四里寬冰冷的河水，確是一個艱苦的任務。當聽到準備淌水的消息時，戰士們就紛紛提出口號，互相鼓動。某部九連八班戰士楊發太說：「淌水算什麼，要想打倒蔣介石，必須克服困難」。七班陳繼芳說：「從前紅軍走雪山過草地，那樣困難都克服了，淌水算什麼苦」？陳光頂說：「同志們！要實現個人不怕困難的決心計劃」！七連一班戰士賈明願更響亮地提出：「這是勝利中的困難，克服困難，就能勝利」！機砲連的東西多，一次帶不過去，當時就有明樹勤、姚懷江、張延平等三個人自動報名，願意多淌兩次水，把東西運過去，二班戰士明樹勤說：「立功就是能克服困難，我要實現自己的立功計劃」。

在刺骨的寒風裏，戰士們脫掉了褲子，依次走進冰裏，冰冷的河水齊到大腿跟着淌三四里寬的河面，個個凍得周身發抖，但這些都擋不住勇士們前進的勝利情緒，到處響起了熱火朝天的歌聲與口號聲，向前！向前……「不怕大河沙漠……」

師部砲兵連同志們渾身脫得光光的，把砲從水裏拉過去，他們一面淌着深及胸際的河水，一面高喊着「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口號。二小隊三營機砲連三班戰士谷明福有病不能淌水，連

長蘇保生同志，就親自揹着他襁了四里地，直到對岸大堤上。七連四班戰士，張成均下河撈子彈時把衣服都濕了，周貴臣同志，馬上把自己的棉衣脫下來給他穿，自己穿舊單衣。

二小隊政治處的文件駢子掉到河裏，民運幹事高守明同志就自報奮勇，跳到河裏去撈，在冰冷的水裏全身入水，一包包的全部撈了起來。就是在這樣團結互助，艱苦頑強的精神下，部隊勝利的渡過白露河，興奮愉快的繼續向南進軍。

淖河岸畔如節日

萬眾瞻望解放軍

四月十日人民解放軍南征大軍某部路經六安城，受到全城各界人民的熱烈歡迎。是日雨過天晴，淖河岸畔猶如節日，沙灘上擠滿了歡迎的人羣，秧歌隊、高蹺隊、鑼鼓喧天。爲首前往迎接南下大軍的是船業工會，搬運工會捲烟工會，染業醬業工會，鹽業工會等職工，接着皖西第一公立中學及第一、二、三、四，各完小學生及商會各業人民。順河街高處與涼台上，都站了歡迎的人羣。當人民解放軍整齊通過船業工會用帆船搭成的浮橋時，羣衆高呼「歡迎南下大軍！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遠處的婦女老幼也在鼓掌歡迎，浮橋入口處茶有第一座彩牌，上面寫着「歡迎南征大軍」。浮橋南端及南門至鼓樓大街的彩牌均幾步一座，全城商店皆懸燈結彩。人民擠滿街頭瞻望南征大軍之英姿。

多樣的文化娛樂活動

某部在南下途中展開了多樣的文化娛樂活動，對提高和鼓舞部隊情緒的作用很大。該團隊出版了小型油印報如「行軍快報」、「光榮小報」等，及時進行表揚和批評。某團在十天行軍中出了八期小報。小報刊出一個通訊班長的模範互助事蹟後，團直屬隊便掀起了行軍互助運動，政治處主任在小報上發表了「幹部起來維護紀律」一節短評，亂踏田苗的現象立即停止。以「廣播台」和「行軍電話」在行軍時傳播消息，最生動的鼓動形式之一。某連用兩根桿撐起一幅大布，休息時插在隊前當「廣播台」，宣傳員便把隨時貼到布上的模範事蹟當衆解釋。某某利用在行列中前後傳話的方法表揚模範，如：「向前傳！某某幫助扛機槍了」或「向後傳！某某扛砲彈走了二十里」等等。某連把這種「行軍電話」的內容擴大到學習，佈置和推動工作各方面，如「某同志，你說長江邊起義的那個師有多少人？」或「你腳上打泡了沒有？到宿營地記得要洗腳。」傳來傳去，非常熱鬧，無形中忘了疲勞。早已在部隊中流傳的識字牌，因添加了許多新內容，引起了大家的更大的興趣。如有戰士把掛在背包上的識字牌寫上「今日行軍」，「我不掉隊」，「不犯紀律」，「爭取模範」等，既可識字，又鼓舞了情緒。某連幹部編了一支「解放大軍下江南」的小調，立刻引起戰士們自編自唱的興致許多人走累了順口編起小調快板來：如「見困難，莫害怕，鼓起勇氣克服它。」唱的興致勃勃，大家也就忘了疲倦。有的把流行的「碰球」遊戲改成「進軍江南」，參加遊戲者任選一個江南城市作爲自己已到的地方，例如第一個說：「我從上海到杭州」等等等。這種遊戲不僅內容

新鮮有趣，幫助戰士們熟悉了許多江南的地名。有的戰士沿途選定路上突出的目標，比賽「目測距離」，用所走的步數評定各人目測的成績。這也是一種補助軍事學習的行軍娛樂。部隊的文工團則有組織的在路邊設「宣傳鼓動棚」，表演「相聲」、「魔術」、「大鼓」等。由於以上各種文化娛樂活動的普及，各部隊的行軍生活都很愉快。各部在行軍中進行文化娛樂活動的基本經驗是：一、每次出發之初，大家體力足，情緒高，可少進行娛樂。在大休息前後和快到目的地之前，部隊開始疲勞或已十分疲勞，這時，必須抓緊時機大力進行。二、領導和推動文娛工作的同志必須有不怕艱苦的作風，因為部隊疲勞時自己不免要疲勞。三、每連應有專人領導文化娛樂工作。點名講話時，連隊的領導者要經常表揚文娛工作中的積極分子。每排應選一文化娛樂委員，隨時負責搜進本排行軍中的範事例。四、發揚戰士的一技之長，一齊動手造成羣衆性的活動。

行軍小傳單

某部在南下行軍途中，散發許多短小精幹的小傳單，它們大多數爲士兵所作，反映出廣大戰士下江南立功的英雄氣概，傳單一印出來，立刻爲大家傳誦一時。例如一張勝利傳單上寫着：

長江天險不可怕，

毛主席早已有計劃，

蔣匪主力被消滅，

剩些零散不經打。

長江長有幾千里，

他守不住這也守不住那；

咱們翻江倒海過江去，

蔣家統治一定垮；

解放江南老百姓，

革命功臣人人誇。

在行軍中，有一「愛腳」快板，因為易於傳誦，傳單在戰士們手裏破爛了。愛腳快板寫到：

兩隻腳，有功勞，

一舉一動離不了；

聽說行軍我高興，

立功機會求到了；

走起路來腳放平，

不要西歪又東倒；

萬一腳上起了泡，

穿破擠水煤油調，

千萬莫把皮撕掉，

宿營讓我洗過澡，

將來總結行軍時，

給我記上一功勞。

愉快團結奮發昂揚

某團沿途開展了羣衆性的表揚與互助工作，南進十天中無一掉隊。該團在行軍中除了連排幹部以身作則、幫助戰士們扛槍搗鍋外，並有組織地靈活運用各種以表揚爲主的鼓動方式。如三連以各個班的士兵委員兼任「報好」委員，於每日宿營時利用分配住房的間隙每人把本班當天的模範例子向全連「報好」，對全連鼓舞很大。有一個兩天未被「報好」的戰士當場發憤表示：「明天我扛一天機槍！」某一天大雨，道路泥濘，八連的中共支部委員會提出了「今天評功記分比平日多一倍」的辦法，大大地鼓舞了戰士們的積極性，克服了雨天的困難。當用「傳話方式隨時在行軍行列中前後傳播互助的模範例子後，一個反對互助的戰士也爭着替旁人扛機槍。一個平日表現不好的戰士，因爲不掉隊而受到連隊「廣播台」當衆表揚後，其他方面也隨着有顯著的進步，成爲行軍中的積極分子。某連各班每天派出一個戰士爲「留學生」到旁的班去瞭解紀律政策執行情形，對雙方的激勵、督促作用很大。每天宿營時，各連士兵委員會，共產黨支委、小組長、班、排、連幹部都開一個簡短的「碰頭會」，彙報當天連隊中所發生的問題和困難，共同研究出克服的辦法，分頭執行。某連指導員和士兵委員會主任則到各個班問寒問暖，看看同志們是否有熱水洗臉燙腳，淋濕的衣服是否烤乾了，並買雞蛋慰問病員。一個被解放不久的戰士感動地說：「解放軍裏同志真親啊，在國民黨那裏死了也沒人管！」第二天他帶病行軍也沒掉隊。由於種種的表揚、互助、慰問的工作普遍展開，全團始終保持愉快團結、奮發昂揚的士氣，勝利地完成了行軍任務。

炮兵們爬過了高山

掩護渡江的第二野戰軍某砲兵部隊，在大別山中安全通過了以往一般認為砲兵無法登越的高達五千七百公尺的某峻嶺。當他們唱着歌開抵宿營地時，駐地人民都驚奇地說：「你們怎麼能過得這座山的呀！過去國民黨砲隊摔死了好多牲口也沒過得來。」被「打過長江去」的偉大任勞鼓舞着的砲兵們，都以他們的決心和智慧在懸崖峻嶺上謹慎而緊張地行走着，他們常常把砲卸下來自己扛着走過牲口無法通過的山路。有一匹馬失足落到溝裏了，兩個排長和五個戰士便毫不猶疑地跳進沒胸水裏，把馬拉上來。爲了讓牲口喘氣休息，副連長成祥瑜扛着一百七十三斤重的砲身走了一里多路。馱手于潤流。扛着一百九十七斤重的砲腰架爬過了三里高的山頭。有匹牲口摔得不能走了，營長賈文先便扛着五十多斤重的砲前枝爬上五里高的山頭。在他的影響下，幹部戰士們都爭先搶着扛砲，傷口未好的副連長邢永富也扛着砲彈。這些砲手們終於以頑強堅毅的決心安全越過了這座峻嶺。

序

戰

爭坐過江第一船

渡江前數日，各部指戰員在渡江前夜紛紛要求強渡長江的突擊任務。皆以爭取坐過江第一船爲光榮，踴躍參加突擊隊和水手隊。某團四連連長張保羣說：「我在入黨時就宣過誓，堅決革命到底，現在渡江就是執行我自己的誓言，我要帶領全連，完成渡江突擊任務。」三連連長馬寅春說：「我代表三連要求當渡江突擊隊，到長江南岸比成績」。某團三營在分配渡江第一梯隊的任務時，都爭辯的面紅耳赤，七連說：「突擊任務應該按着順序排」。九連說：「這個任務先由後面輪起。」八連說：「既不由前排也不由後輪，從中間開始」。大家爭論不休，誰也想担負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光榮任務。許多江南同志都搶着報名要求担任划船任務。某團一個營即有一百多名會水的戰士參加過江水手隊。某團全體水手集會，一致要求划渡江突擊船。

某營以「淮海戰役中沒有輪到出過甚麼力」爲理由，請求上級一定要把第一梯隊任務交給他們。而英雄模範單位及個人則更以過去英勇事例向上級提出保證。首先突破黃河天險的某團，以他們勝利強渡黃河的經驗請求最先渡江。某部特等英雄尹孝三要求突擊任務時說：「我在大別山立過功，在淮海戰役中立過功，這次打過長江去，我要求坐過江第一船，要在渡江南進中立功。」某部淮海戰役解放過來的新英雄王學志，參加共產黨不久，他說：「爲了表示堅決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我要求在過江時參加突擊隊，爭取進軍立功」。

各部指戰員並相互挑戰，展開熱烈的革命競賽。某軍某營九班全體戰士還寫信給軍首長挑戰。

該軍軍長接信後非常高興，立即寫了一封回信應戰，互相比賽，成了渡江進軍中的佳話。某團宣傳隊並向另團宣傳隊挑戰，要求坐第一船火綫喊話。

各師、團、營積極作好渡江突擊準備，請上級審核是否合格。某團作好水手訓練、戰鬥演習、救生用具等一切渡江準備並切實檢查後，向上級提出他們是「有把握完成突擊任務」的。另團則在晝夜演習水上作戰和造好各種水上用具等準備後，要求和兄弟部隊肩担任突擊。

戰士和軍長挑戰

——渡江進軍佳話——

十五軍某部二營機槍連九班全體同志，於二十三日寫信給秦軍長挑戰，堅決完成過江任務。秦軍長接信後非常高興，立即寫了一封回信應戰，除全部同意外，還增加了三個條件，互相比賽。高度的表現了我們渡江進軍的無比熱情與解放軍官兵平等目標一致團結友愛的精神。秦軍長與九班的挑戰信是這樣的：

親愛的九班全體同志：你們熱情的來信我已經看到了，在「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偉大進軍中，我很高興來和你們作革命的競賽，雖然我們工作崗位不一樣，可是我們奮鬥目標都是一致的。你們給我提出的挑戰條件，表現了你們對革命的無限忠誠，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督促，我很願意在和你們的革命競賽中間，更好的完成黨給予我的任務，我決心在渡江進軍中，兢兢業業的執行

上級一切命令指示，努力學習戰術，學習政策，做到把隊伍指揮好，把政策執行好，保證我們在軍事政治上都要打勝仗，這樣來回答你們對我的熱望，回答黨和人民的希望。

同時，我也希望你們努力全部實現你們的挑戰條件，除了原來的兩個條件以外，我還提議增加：（一）執行黨的新區政策，城市政策；（二）堅決服從命令，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努力學習，不斷進步。這樣三個條件，如果你們同意的話，我們就一起來努力吧！祝
你們健康，勝利！

基偉 二月二十三日

劈開江堤修引河

會 克

最高的榮譽，給予最艱鉅任務的完成者。

當渡江第一梯隊的光榮任務，授予我們十一軍一中隊以後，全體指戰員立刻高度的緊張起來。大家具體的分了工，有的在沿江江住村去動員船工水手、組織和訓練他們，有的從江邊或湖水中撈起一些被敵人破毀沉下去的船隻，修補或改造。指揮員一次又一次的精密的觀察沿江地形，準備選擇江面較窄，水流較緩，易於發揮火力的渡口。

在一切準備工作中，遇到一個必需解決的重大的難題。我們已經找到大大小小的船隻，完全集中停放在江堤外面十多里遠的石塘湖中。如何把船隻開進選擇的江岸渡口——鴨兒溝口來呢？另有人提出採用日俄戰爭時俄軍經陸路轉運軍艦的辦法，將木船翻過壩來。然而，百十隻乾船，翻越兩丈多高的江堤，不但是人力和時間不許可，而且極容易損毀船隻並暴露目標。經過大家討論發揮

軍事民主，最後決定劈開江堤修引河的辦法被採納了。渡江指揮部很快就把這艱鉅的工程具體交工程科去計劃完成。

四月七日夜晚，「疏通船路，保證船隻順利入江」的工作，在臨時負責工程隊的九一分隊副參謀長，九三分隊副政委親身率領和指揮下，用了六個連的人力，一夜半天的時間，將雲橋、新溜橋、馬石橋及板橋首先疏濬暢通。

接着，劈堤修江的工程馬上就開始了。每天一到黃昏，參加工程的戰士們，扛着鐵頭洋鎬、扒子、鋸、斧頭抬着筐子、木柱趕來。他們一鐵頭一鐵頭，一方寸一方寸的劈着江堤，一筐一筐的把土抬開。他們的汗浸溼了衣服順着臉順着手臂滴下來。由於保持靜肅，不使南岸的敵人發覺，大家不敢高聲談笑，緊張的勞動中只能聽見傢具偶然的碰擊聲和勞動的喘息聲。雖然規定的有輪流換班大小休息，可是爲着更快的完成任務爭取立功，誰都是搶着多幹多拾。抬土的同志肩膀壓得紅腫腫的，每次回來裝土都裝的滿滿的壓緊壘高，他們說挑一担就是一担才行。挖土和鋸木搭的同志手上磨起了泡，班排和個人還在熱烈的競賽，大家都是剛打過防疫針，但是，在高度的熱情下而沒有感到臂膀疼痛。

第三天，掘的工程裏積下水，據說這是老長江底黑泥糊糊龜屁股，大家浸在泥水裏繼續幹，天又落着雨，全身溼淋淋的。雖然幾口慰勞的酒，可以增加一點熱力，但牙齒還是禁不住抖顫的碰撞，他們異口同聲的說：「身上冷，心裏可比火燒的還熱呢！這個工程是能否勝利渡江的關鍵，快快完成才好呀！參加工程的各個幹部，都是領着頭在水裏幹，九三分隊新兵連長張秀堂，當飯送來時正忙着指導工作，餓着肚子也不肯上來吃，他們的衛生隊長和指導員，也用手捧着泥土往外捧。對岸敵人偶而盲目的打來冷槍，有兩夜，敵人的兵艦還狂妄的從江面上駛行。越這樣大家的工作越起

勁。

江堤的土質是一層泥一層沙，好幾次眼看就要成功的時候，就嘩一下垮下來，一次五個同志被垮下來的土壓傷，把他們挖出來抬上去，一次二次三次的大家毫不灰心的再修起來。檢討了經驗改變了上下一樣寬的計劃，加寬上面減少的壓力，成爲梯蓋形，釘木椿加上竹篾和葦子使它更加牢固。

從圓月到漆黑的夜，整整十三天，用了五千一百多個工，終於把江堤劈開了。一條從湖通江長五十公尺高七公尺八，上寬十四公尺，下寬三公尺七，裝有大小五百七十個木椿（大的丈五高，小的丈多高）加了三百零兩條席和五十大捆竹篾的鉅大工程，勝利完成了。

十九日黃昏，江水引進來了，當夜，九一分隊突擊隊的水手們將船一隻又一隻順利的從引河開到長江邊來，停在挖好的有偽裝的隱蔽部內。每一隻船從工程裏通過時船手們都是以驚讚的敬意說：「好不簡單呀，真是什麼也難不住咱們解放軍。」突擊隊的同志提議：「挖工程的同志們，應該和咱們突擊隊享受一樣的光榮。我們向立功委員會建議，給參加這個工程的一、二中隊官兵連，九二分隊衛生隊，警衛連九三分隊六個步兵連和砲兵連，一中隊警衛連二個排，集體立功。」

（二十日渡江前夜於渡口鴨兒溝口）。

邵政委受了包圍

蔡競新
周正卿

某師政治委員邵子言同志正和某團一營幹部研究工作，突然一羣戰士擁了進來，營長以爲是換藥的病號走錯了路。手指着另外的房子說：「衛生員在那裏。」進來的一個戰士敬了個禮說：「首長！我們是來請求任務的。」他們還沒坐下，二連二排六班長張月林同志就首先敘述了來意：「這次渡江作戰的意義我們完全明白，是爲了將革命進行到底，解放江南兩萬萬人民，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事情，完成了這任務，歷史上永遠光榮，但是我們担心中不上突擊隊，所以我們來向首長請求要坐第一船，請首長把突擊任務給我們，……」話還未完，戰士徐占標同志很爽直的說：「我們完全有條件担任第一船的突擊任務。我們排自從淮海戰役以來情緒特別高，現在連一個病號也沒有。最近經過軍事演習在戰術上的進步也很大，我們有把握完成這個任務，請首長答覆我們的要求。」石洲清接着說：「我是湖北人，家裏也很窮，從前被國民黨抓了當了兵，淮海戰役被解放過來，訴苦後，我認清了自己的敵人，我的家還被國民黨統治着，現在打過長江，正是我報仇的好機會，我要坐第一船，首先突擊長江防線！」一個緊接着一個的發言，簡直使邵政委無從開口，張月林還幾次站起來再三的重覆着：「首長！不要考慮了，不答覆我們的要求，我們就不回去。」邵政委面對着這羣無限忠實的戰士們微笑了，頻頻回答着：「好同志！我贊同你們的要求，我們將討論你們的意見。」一連的一個病號在換藥的時候，親眼看到了邵政委，回到連裏就傳播開了：「邵政委在營部哩！」機槍班長魏習合聽到後急的往外就跑，大聲叫着：「好機會，要求任務去！」等他出了

大門，回頭一望。跟來了二十六個。邵政委從電話室裏走了出來，馬上被這羣戰士包圍了，大家都要求坐第一船，魏里炯同志說我們要在完成第一船的突擊任務裏，來保持張大興「特等英雄」排的光榮稱號。王樂雲同志搶着說：「我們都準備好了，我們班裏九個人就有六個人會游泳，武器彈藥都檢查好了，每人並且預備了兩雙草鞋，……請首長把第一船的任務給我們吧！」接着「給我們吧！」「我們準備好了！」「……」無數張嘴巴朝着邵政委叫，無數隻手向邵政委招呼，邵政委充滿着勝利的愉快，無法逃脫這些戰士們的包圍，只好說：「對！要好好準備，要繼續準備，只有充分的準備，才有更大的勝利。」當他走出村外湖邊的時候，看見一羣羣的勇士們湧上了船，有的乾脆脫掉衣服開始演習水戰了。

把絆腳石變成跳板

張鵬

四月七號，解放軍某部接受了要在明天攻下鐵板洲的命令。

鐵板洲是安慶東九十華里長江中的一個孤島，面積二十餘平方里，居民萬餘，敵人拿一個營守在那裏，企圖作阻止我軍渡江的前哨陣地。我軍某部的任務，就是要把這塊絆腳石變成跳板。

早在前兩天，戰士和水手們冒着敵人的冷槍，看過地形，觀察了敵人火力配備，細心的討論了出擊路線和登岸方位以及水上作戰應注意的事項，並表示了「只能打好，不能打壞」。「聽從指揮，要快就快，要划到那裏就划到那裏」的決心。

八日上午，宣傳隊向「渡江突擊隊員」獻花，李政委再度向戰士們說明攻取該地之重要。東北

電影隊把戰士們的活動、準備，也都一一的攝入了鏡頭。

下午五時，束裝整齊，配備齊全的戰士們坐上了突擊船，輕機槍架在船頭上，屏着氣等待着出動的信號。

五點三十分，信號彈發出了，排列在江邊的我們的各種口徑巨砲一齊發出了震天的吼聲，霎時間平靜的長江沸騰起來，鐵板洲沿岸敵人的地堡，一個個被掀到了空中。敵人依托抵抗的工事房間吐着長長火焰。十分鐘後，突擊的小船像一羣黑色的箭頭射出了江濤，疾速前進，水手像貼在船面上似地用力地划着。戰士們也用鐵鏟在船兩邊撥動，只有七分鐘的時間，三小隊二排的小船便橫過七百公尺的江面，躍登敵入前沿，接着二小隊，一小隊的船也划到洲邊，終是像猛虎一樣，分成三個箭頭，攻上了堤坎。敵人在我軍勇猛的攻擊下，嚇破了胆，胡亂地發了兩砲，打了一排槍，便掉向南逃竄，戰士們緊緊追撲過去，以更大的速度，插到敵人的前面去。朦朧的夜色裏，槍聲響着，火花閃耀着。

不到半小時的光景，在南邊的夜空裏，亮起了三顆紅色的信號彈，像三顆美麗的紅星。在北岸的李師長看着那紅星，輕快地笑了，「好了，敵人後路已被卡斷了。這是我們佔據了敵人渡船的信號。」這次孤立無援地據守在鐵板洲的國民黨匪軍五十五軍二十九師八十七團的三個連在上午六時半全部就殲，鐵板洲成爲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的跳板。

鐵板洲居民控訴匪軍暴行

我軍進佔安慶東北四十餘里江面之鐵板洲後，洲上居民紛向我控訴國民黨匪軍暴行，並對我軍表示無限熱愛。匪軍原駐該洲時，翻箱倒櫃，羣衆較好衣物、糧食、豬雞鴨鴨，都被搶劫一空，王家渡的滕大娘家，家裏只有三升米，也被搶走；她向匪軍哀求說：「你們全拿去了，俺一家人吃啥呢？」匪軍惡狠狠地回答：「你們吃啥？你們吃草！」她上前去攔，被匪軍一槍托打倒地上。匪軍怕我軍進攻，每晚強迫居民不分男女替他們修地堡挖交通溝。

在挖交通溝時，就男女分開，夜間即在溝中將青年婦女集體強姦。如九棚堡錢家媳婦，李家姑娘，被匪軍一班人輪姦。平日匪軍隨便闖入居民臥房，尋找婦女，王家渡的施家奶奶因不給匪軍開門，頭被打腫了。當我軍於八日晚攻進該洲後，居民紛紛從隱蔽處走出，向我軍指點敵人逃路，並協同搜索藏敵。農民張福有家的老奶奶見有解放軍走過，便拉進家裏請喝茶吸烟。她說：「解放軍可來了！老天爺今天可睜開眼了！我盼解放軍像盼菩薩一樣，不知磕頭禱告了多少次呀！」

渡江前的暴風雨

李南力

莊嚴隆重的渡江動員大會，黃昏時在鐵板洲上開幕了。

二十日晚六點多鐘，「十一軍」部某師突擊營的英雄們，穿着嶄新而整齊的新衣服，圍坐在飄揚紅色錦旗的綠蔭叢中，各種簡短而有力的標語，在會場四週的牆上向英雄們鼓舞召喚；主席台上高懸着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巨像。柳枝上掛了一串串一籃籃的英雄花，主席在雄偉歡狂的軍樂聲中，站起報告開會意義，號召突擊英雄爭取勝利的紅旗。接着，軍師首長親自向突擊營全體指戰員獻花，頒發「強渡長江突擊營」證章，會場空氣沸騰了起來，英雄們興奮的臉色和胸前的花一樣紅。他們聚精會神的聽着軍長曾紹山同志的講話，每個人都從內心裏感覺到担任渡江先鋒是無上的光榮。軍長把敵我力量作了明確的分析後，對完成渡江任務的信心，就越發堅定了。

當軍長用激動響亮的聲音，着重對大家說：這次渡江，咱劉司令員已經向黨中央作了保證，立了軍令狀，咱們每個指戰員也應該有這樣的決心，只有勝利和前進！英雄聽着，都緊握起拳頭幾乎怒吼起來。他們一字一句記住軍長的指示。軍政治部主任則號召與友鄰部隊發動革命競賽。最後師長董國貴同志代表該師全體指戰員和突擊隊響應劉司令員和曾軍長的號召，保證完成任務，命令大家排除萬難，勇往邁進，全殲守江敵人，奪取勝利；但也不要輕敵。宏亮有力的口號聲海浪似的在全場湧起：「英雄比英雄，江南會英雄，人人當英雄江南立大功！」天已八點半，在星光下，英雄挑戰競賽如烈火朝天，爭着要求發言，九、七分隊突擊營代表七連長馮丙直，接受九八分隊突擊營

的挑戰書後說：「那怕我們只有一只船，也要衝上岸去！」坐在英雄們中間的老百姓和船手們，也個個磨拳擦掌，決心要送渡江英雄勝利登岸，興奮把健壯的臂膀筆直的朝天舉起，水手表示了自己鋼鐵般的誓言。

我們要把解放軍送到江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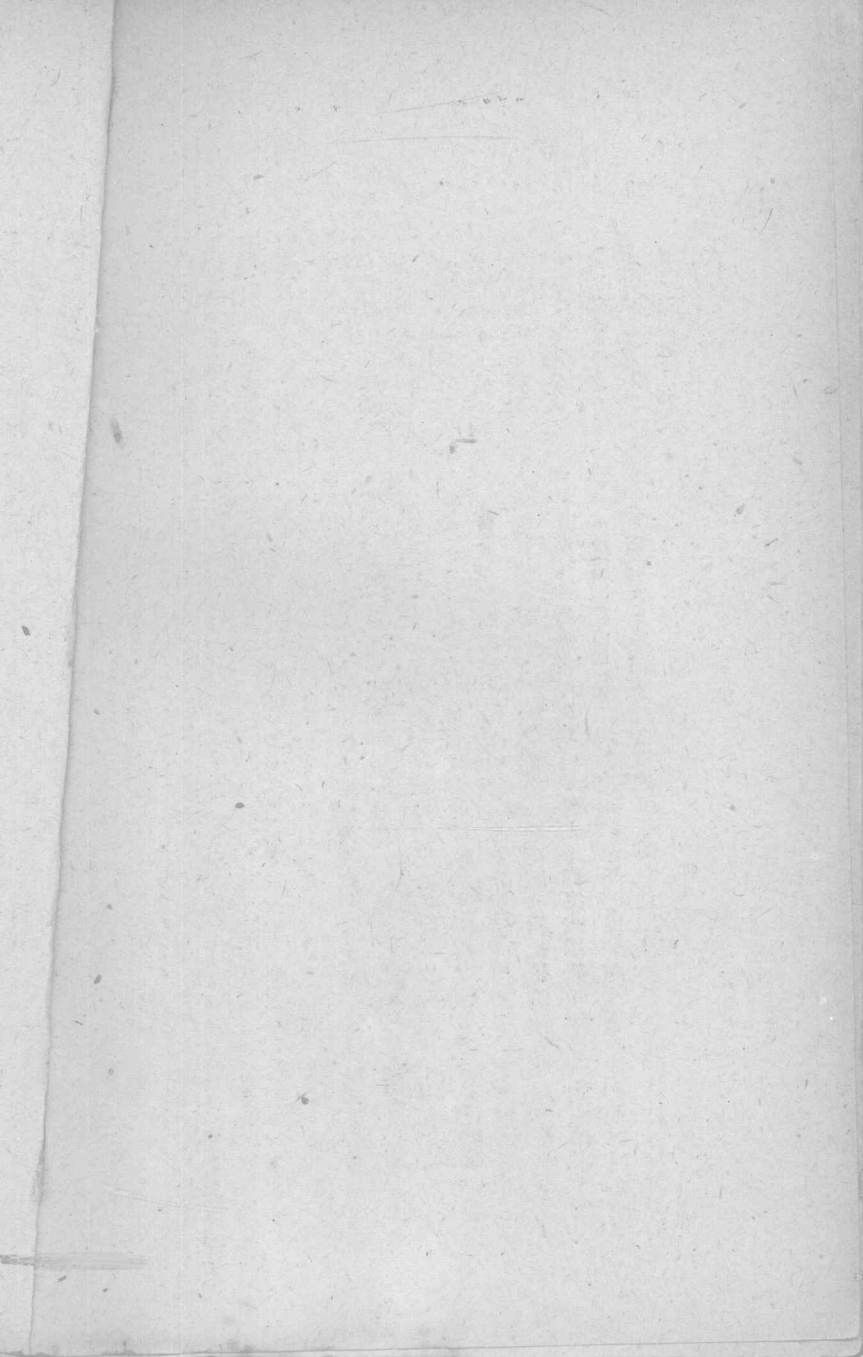
四月八日，人民解放軍某部攻佔了長江中的鐵板洲、銅板洲、玉板洲後，國民黨匪軍已把這一帶的船隻破壞得一乾二淨，沒留下一隻好船，趕修船隻便成了迫切的任務。

船手們知道自己的隊伍要打過江去替他們報仇，白天黑夜為解放軍趕修幾十隻破船。一個年青的船手何伯發說：「補船的事不要愁，俺老百姓只愁解放軍不來，今天盼來了，還愁沒船？」船手找船手，木匠找木匠，你找我，我找他，一夜就來了四十多個船手，八個木匠。修船用的：桐油、麻、石灰、鐵釘，一時很難買到，船手們都設法替解放軍辦到，船手王家有連晚上打起小魚船趕到棕陽鎮去辦補船材料，買不到鐵釘，找鐵匠鋪定做，鐵匠鋪匠工一聽說是解放軍過江修船用，半夜裏起來生爐火，叮叮噹噹的打起來，從半夜到天亮就打好了九斤釘子。

修船時，誰也不肯休息，木匠何全有說：「反動派能搗壞咱的船，可搗不壞咱的心，他能破壞，咱能修補，誤不了解放軍過江」。半天，就一口氣修補好了六隻大船，四隻小船。十天的功夫，一共修好了三十四隻船，參加修船的七十多名船手都紛紛參加渡江划船，一致提出口號：「我們要用自己修好的船把解放軍送到江南去！」

捉舌頭

四月十二日拂曉，細雨濛濛中，吉陽對岸下江的兩隻梭形小船，向江心的共和洲飛速駛去，船上載的是十六軍偵察營的奮勇班，去捕捉敵人六十八軍四二九團放在共和洲上的軍士哨。以副連長張如先同志爲班長的九名勇士，划過了三里寬的江水，到達了共和洲的陡岩西，曹文斌同志便第一個跳上陡岩，右手提着沖鋒槍，左手抓住岸上的蘆葦，悄悄的爬上岸。後面便一個接一個登陸了。三個小組成三角隊形，在高及胸脯的蘆葦和油菜地裏迅速的搜索着。當他們穿過菜地又沿着共和洲的東岸順江向南搜索時，曹文斌發現有高出洲岸的兩根黑樺，他斷定了這是船樺就立即報告了組長。勇士們在副連長張如先同志的指揮下，迅速而靜悄悄地從三面向兩根黑樺圍去。陳有志悄悄的爬上了船，揀起了敵人的一枝步槍，又從睡在艙裏敵人的身邊抽出了一支步槍，這時敵人還像死豬一樣的酣睡着，直至張如先、曹文斌二同志也上船揚槍時，敵人才驚慌失措的坐起來，但陳有志同志的沖鋒槍早已對準了敵人的腦袋大聲說：「不準動！」四個想拿槍抵抗的敵人又乖乖的躺下了，勇士們命令着敵人：「繳槍不殺，不繳槍打死你們」，敵人才顛抖地把槍一枝一枝的遞出來，然後一個個縮頭彎腰的鑽了出來。陳有志和崔志耀二同志又叫俘虜帶路到步哨位置。他們在短短的一個鐘頭之內，沒有放一槍便勝利返回，俘虜敵人的兩個正副班長和三個上等兵，繳獲六枝步槍還帶回了敵人的一隻大帆船。



勝利突破長江天險

二百五十里正面全綫渡江

前線記者報導：爲堅決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四月二十一日進軍江南命令，我第二野戰軍各部已於當日晚，西起彭澤，東迄貴池段之八嶺洲華陽鎮、共和洲、吉陽、鐵板洲、縱陽鎮、石磯頭等地二百五十餘華里長的正面，發動全綫強渡長江，現已將長江天險——敵人賴以最後抵抗所謂「長江防線」勝利突破。十六點鐘我砲兵開始試射，僅在吉陽以北一段，即摧毀長江南岸敵人堡壘二十多處。十七點三十分，我強大砲兵在沿線各點，同時以急風暴雨似的排砲實行全綫猛烈轟擊，數百門巨砲怒吼，震破敵胆，遙望南岸，濃煙火光冲天，十八點三十二分，各部勇士一批一批的奮勇登船實行渡江，在我英勇戰士和水手密切合作之下，船行神速，計第一批約一個團自上船至到達南岸登陸，歷時僅十八分鐘，在鴨兒洵口一處橫渡僅八分鐘即達南岸。是夜，天色昏黑，江水平靜，雖有少數敵機襲擾，但勇士們鎮靜如常，安慶方面雖有敵艦出擾江面，但當即被我猛烈之阻擊敵艦之砲兵擊退。澈夜渡江，極爲順利，在我強大砲火及雄偉聲威震懾下，敵人抵抗顯得甚爲微弱。我各部指戰員均爲勝利情緒所鼓舞，精神抖擻。某部登船時並以軍樂伴奏，士氣更爲振奮。截至今日拂曉，全綫共計已渡過近三十個整團。我先頭部隊已佔領長江南岸近二百里灘頭陣地，並控制要點多處，敵人慌亂逃命。我踏上海岸之各部勇士，現正向敵人防禦縱深勝利挺進，同時我強大後續部隊正源源渡江登岸。（新華社長江前線二十二日電）

我第二野戰軍各部自二十一日夜全綫渡江成功後，強大後續部隊正晝夜渡江登陸。截至昨日上

午止，我軍已完全控制貴池、烏沙關、前江口、殷家匯和安慶、東流、至德等要點。現我各部正向分路向南逃跑之五十五軍、六十八軍、九十六軍及四十六軍之一七四師等敵堵擊中。據初步統計戰果：共俘敵軍千餘人，繳獲戰防砲四門，野砲一門，山砲兩門，迫擊砲三門，重機槍七挺，子彈六萬餘發。（新華社長江前線二十三日電）

蔣匪軍長江防線的崩潰

二十一日傍晚，無數個突擊隊同時奔向各港口，有秩序地登上預定的快船。突擊手們進入船上的工事裏，朝着對岸架起了各種自動火力。更多的二梯隊隱蔽在堤岸旁和起伏地帶。數以千計的各種口徑的美式大砲無聲地對準了南岸敵陣的目標。指揮員們同時用好幾個鏟校對着時刻。除了指揮所裏不斷的電話鈴聲和江岸幾處焚燒的啞呀聲，江岸是一片沉寂。突然間，——幾百噸的鋼鐵開始向南岸傾瀉了。這是人民砲兵的轟擊。暮色蒼茫的對岸敵橋頭陣地，頃刻間便埋在濃煙裏。突擊手們正在連聲叫好，第一顆信號彈燦然昇起了，接着，一處處發出來的信號，在夜空結成了遙相輝映的星座。一時紅旗揮動，衝鋒號齊響，砲火照紅了的江面，突然揚起幾千張白帆，逕向對岸的火光飛去。在頭頂盤旋的敵機，倉惶的投下了照明彈，映出一片茫茫的江水。對岸敵人開砲了，炸彈在中流掀起水柱，巨浪撞擊着船身。而突擊隊依然破浪前進着。一隻船被炸開了個大洞，湧注的水頭無法堵塞，共產黨員張天倫立刻套上救生圈，奮勇跳到滾滾的急流裏，用棉花從外面把洞口塞住。敵人向江而投射着燃燒彈，勇士們在船上說：「登了陸再叫你們看厲害的！」一刻鐘以後，橫隔着

二千公尺江面的安慶南岸，昇起了中路軍登陸信號。在馬當方面，冒雨前進的西路軍也在敵陣山頭上燃起了熊熊的信號火把。被泥灘擋住了船隻的東路軍某部突擊隊，紛紛奪身跳進沒陶的泥水，跨涉過五十米寬的爛泥灣，端着自動火器撲向敵陣。剛剛從地堡裏鑽出來企圖抵抗的敵人，轉眼間便被自動火器的風暴和衝鋒的殺聲吞沒了。這時南岸的低空飛起越來越多的信號彈，這是登陸信號，佔領橋頭陣地信號，要求砲兵向縱深延伸射擊的信號，和先頭部隊向兩翼擴展以及開始向前追擊的信號。敵人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就在這些色彩繽紛的信號底下全部崩潰了。二十二日清晨，馬當香山上出現了一面大紅旗，陽光中旗上顯出兩行大字「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新華社前線記者聯合報道）

勝利橫渡揚子江

會克
杜宏

四月廿一日下午渡江突擊部隊之一的九一團二、三兩營的勇士們，隱蔽在鴨兒溝口渡口，焦急的等待着發起渡江的命令。勇士們和民工水手們精神飽滿。胸前戴着光榮花，突擊英雄證和渡江水手證，臂上纏着「水上能手」的紅色袖章。在夕陽光輝裏，越顯得光彩奪目。

猛烈的砲火持續的轟擊着，對岸敵人壓制得抬不起頭來，這種強大而準確的砲火，給予了勇士們和英勇的民工們以極大的興奮和鼓舞。每當一發砲彈準確的打在敵人暗堡上的時候，等待突擊的英雄們，和來到砲兵陣地歡迎的羣衆們，就情不自禁的狂叫起來「好！好！向砲兵英雄們報以熱烈的歡呼。我們隱蔽在渡口上面引河裏的突擊船，在砲火正濃的時候，急速的拉向江裏沿着江畔一字兒

整齊的排列着。

六時卅五分，我們的砲排開始發射了，聲震大地，對岸爲煙霧所籠罩，幾十隻突擊船，乘着吹起的晚風，齊向對岸進發，船行在江中，恰像斑斑的海鷗，軍樂隊奏起了「前進，前進，前進……！」的「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歡迎英雄們。排砲響得更加稠密，民工水手和戰士水手們，每一個人異常鎮定的無畏的用出全身的精神，划槳掌舵，搖着輪形的櫓槳；箭一般的直向選定的登陸目標飛進。快、勝利抵岸的時候，敵人的機槍才一陣地叫起來，但懷着強烈仇恨的勇士們，急劇而猛烈的向敵人還擊，打向岸去。迅速登陸第一顆紅色信號彈旋即飛上天空，人們興奮的狂叫起來，「登陸啦！登陸啦！」「快看錶！」這時整整是六點五十分。三里多寬的江面，才用了十五分鐘的時間。大家正在讚許的時候，突破前沿的火光信號又燃燒起來。各色的信號彈一連串的在飛騰。

嘩的一聲，江堤上的指戰員都擁到江灘上去，擁到水濱，迎接勝利轉回的英雄船。首先接到的卅一師政治部警衛排高瑋根、匡奕泉的船江灘陣地裏的砲兵同志們和船上的同志們，都一齊在狂呼，向一位老年水手致敬時說：「老先生，你辛苦了」。他連忙答道：「同志莫講，我和你們一樣，我和你們一樣」。他親身感到了勝利的興奮。這時，兩個婦女和一個小孩從人羣中擠出，提着一壺熱茶；氣喘吁吁的趕來，天已昏黑的不能看清人的面孔，只聽見一個老奶奶的聲音說：「同志們，你們打過去了，這就好了，快喝茶」。她的兒子查正代也參加的了今天光榮的水手隊，跟他同來的是他的媳婦和小兒子。江灘水濱，歡呼聲，口號聲，一直不停。這是勝利的歡呼，幾十隻英雄船又載着二梯隊在軍樂歡送中開向對岸處。

「打過去了！快趕上！」

突破長江一景

前線記者報導我軍某部突破長江天險的情景稱：四月廿一日五點半鐘，擺在長江北岸的一百二十門人民的大炮，向着對岸位於東流縣東北的吉陽敵人陣地一齊開火。猛烈的炮火壓得敵人喘不過氣來，打成一片火海，濃厚的煙霧籠罩了整個的小山。六點鐘，人民解放軍的突擊隊乘着愁百隻大小船隻，在平靜的江面上向敵人陣地駛去。緊密的機關槍響了，我們的數十門大炮齊向敵人的機關目標發去，六點三十五分鐘，突擊部隊即到達吉陽的小山頭上。在煙霧中射出了紅綠色的兩顆信號彈，一會兒從山崗上傳出了嘶殺聲，衝鋒號響了，突擊隊在土山頭上點起一團大火，隨着兩千五百公尺的突破口的擴大，不斷發出信號彈的光芒，我們的炮火便準確的射在信號彈的前邊。炮火掩護着指戰員前進，夜色蒼茫中，載着突擊英雄的船隻，又返回江北的岸邊，戰士與水手們都愉快的互相慶祝着過江的勝利。戰士們說：「你們真勇敢！」船工們說：「你們有福，江水平靜的很，你們要一直打到南京去！」後續部隊在向江岸行進中，高呼着：「打過去了！快趕上！」神勇的步兵在長江的大堤上跳躍的唱着：「打的好來打的好！」八點半鐘，我們肅清了對岸小山上的敵人，佔領了敵人的陣地，接着又是一陣密集的機槍聲，那是我們部隊在繼續追擊着逃跑的敵人。

佔領雞頭山

七月廿一日向安徽省東流縣吉陽鎮、阜康、圩段，國民黨匪軍九十六軍灘頭陣地，展開渡江進攻戰的解放軍，在強大的砲火掩護下，至十八時四十五分，已勝利突破敵灘頭陣地，渡江三個團又兩個連，並已佔雞頭山等重要陣地。

奪取香口

方德

四月二十一日黃昏我強大砲兵向香口國民黨匪軍灘頭陣地，進行猛烈轟擊，自二千公尺的正面射擊火紅的彈花射放灘頭，濃霧淹沒了香山，燈塔小屋着彈叁枚，一時在煙中吐露火舌，剎破夜空。這時候，揮動櫓槳載運強渡的突擊勇士們便乘勢開進，從望江東南吉水溝到華陽鎮十二里長的江面密排着無數大小船隻勇士們扛着黨委會授予的大紅旗，旗的上面，寫着「打過江南去，解放全中國」。在登船前的幾分鐘，各部隊的上級首長，都出現在他們面前，很關切地問：「準備好了沒有？」勇士們以極宏亮的聲音回答：「準備好了！」某師黨委向一個突擊連的指導員說：「幾分鐘頭以後，我們就要把這面光榮旗幟插到指定地點」。指導員接着興奮笑着回答：「沒有問題！」他們在嚴肅靜穆的氣氛中登上船頭蒼茫的天幕和大江間只有前進中櫓槳的嘩呀聲大江南北都顯出猛烈戰

門前的寂靜，當船隻靠近南岸敵人發射第一顆照明彈時，我砲兵把早就上了膛的砲彈齊發射出去，突擊部隊即在砲火掩護下乘勢登陸，不到三十分鐘，信號的火把已照遍山頭，英雄們把紅旗插在山頭上，他們歡快地回憶登船時熱的嘉譽：「這是永遠的光榮」。

敵前搶渡的第三連

方德

昏黑無風的夜裏，在十五里長的江面上，大小船隻直奔馬當東北的香口。模範第三連的船隻却掉在大家的後面。

「光榮不可讓別的連奪去！」連裏戰士們都緊張的盤算着，爭取第一船。

他們一個個拿起圓鋸和木板，拚命的幫助船工划着。在三十分鐘的緊張的競賽中，終於馳到了所有船隻的最前面。

當船逼近南岸的時候，敵人的機槍、手榴彈從三面向他們猛烈的射來，火礮噴射器向他們噴着火舌。船在江心裏被打得打起旋轉來，情況非常危機。這時營教導員沉着果斷地向全船發出了號召。

「同志們！老鄉們！快打過去，爭取永遠光榮時候到了！」

營教導員還沒說完，張國珍、呂景山、……一下就跳上船頭，抓着纜幫助船上搖起來。他們很快就負傷了。張根枝和張國慶又跳上去接着了纜。全船的戰士和船工都緊張到了極點，每個人都揮舞着手裏的槳、櫓、圓鋸和木板。一個老船工脚被打傷了他就躺着划。一個青年水手猛地從船艙裏

站了起來，他把衣服一脫拍着胸脯向大家激動的說：

「有我在，一定把你們送到對岸。」

船像箭一樣穿過敵人的火射網向灘頭去。

對面敵人的地堡裏的槍打得更猛了，火燄噴射器瘋狂地噴着火燄。船沒有來得及靠岸，一排副就帶着機槍縱身跳了下去，接着四班也跟着跳下了船。他們迂迴到地堡附近，把所有的手榴彈向地堡投過去，敵人惶惶地扔下槍枝跑了，第一個地堡佔領了。這時一齊跳上岸來的戰士們提着槍高聲歡呼着：

「追呀！」

葉大嫂的船划在最前頭

胡 奇

葉大嫂穿着柳條布短衫，胸前帶着一朵紅花，髮髻梳得又光又亮，隨着他丈夫走到江邊，要送解放軍過長江。全船同志看到這位快上四十歲的女人，大家都哄笑起來。有的鼓掌，有的趕忙把木槳送過去，給她當扶手，葉大嫂把木槳一推，縱身一跳，那隻曾纏過的小脚，早落到船板上。

「葉大嫂，你今天怎麼也來了？」戰士們問她。

她覺得這夥青年人問得怪，馬上扳起面孔，瞪着兩隻眼睛說：「我爲什麼不該來？」

「不是不該來，今天不是操練了，回頭要打仗的。」

「扯怪，打仗就打仗好了，嚇我怎的？」

「難道你一個女人家也要送我們到江南嗎？」

「女人家，就憑我這個，保險爭個第一船。」葉大嫂順手奪過一根大木槳，誇耀似的說。

這半月以來，這一船戰士就住在她家裏，每天他們在湖泊裏繞船，葉大嫂總要來參加，她非常耐心地教這夥來自北方的人民英雄撐篙、掌船、划槳、拔錨……這一套水上本領；彼此練得很熟。她自小就是窮苦人，十幾歲時，爸爸說岸上種田人難當，把她嫁給水上漁戶。從此她就在水面上搖船，煮飯、生兒、養女，閑時則跟丈夫捕魚。三十年的水上生活，她記得那一年長江刮的風最大，那一年那一次的浪最高。她說她跟丈夫兩個人，不管那一天總是披著星星到江上來打魚，晚上再頂着月亮回家，生活的煎熬，逼得他們吃不飽穿不暖……

這一次人民解放軍要渡長江，使得葉大嫂日夜不能合眼，她天天重複着這兩句話：「好，你們快打過長江吧！以後我這隻破船撐上蕪湖也好做買賣。」今天她向戰士們正經地說：「我們一定要爭取第一船。」

第一次軍號吹起的時候，停在長江北岸的無數隻木船，就拔錨、啓棚、向着暮色蒼茫的江心駛去，當每隻木船升起了白色煙幕，第二次軍號響了，於是每隻船都增快速度，向南岸駛進。砲火震撼着，江水有時像一根石柱直揮起來。開始，所有木船相差都不太遠，隔了一會，一隻白色木船游別在羣船之前，隨即像比賽似的，一隻張起帆的木船又趕了上去；兩隻船緊緊並排前進，誰也不肯落後。這時落在後面的木船，以這兩隻船為先鋒目標，也加快速度向前駛去。但誰也趕不上他們。突然，船羣的前面又出現了另一隻張着舊帆的木船，箭似的疾追上去，同前邊那兩隻打了並排，一會，那船又急急趕到前面，把原先那兩隻先鋒船丟在後邊。

「最前頭的那是誰的船？」

「葉大嫂的船。」

「葉大嫂的船嗎？同志們快加！！」

葉大嫂的小船充滿着勇氣，駛到一切大船的前面，她手裏那面木槳就像風車似地在江水上旋轉，丈夫葉義昌在把舵，他嘴角掛起微笑，看着自己的女人。全船戰士無一人不興奮，連聲稱贊：「葉大嫂，要得，好樣的。」但是原先在後面那兩隻船，又緊緊追上了，相距只一兩尺遠，「葉大嫂，快！趕快追上去！」「葉大嫂，加油！快！」葉大嫂滿頭是汗，上牙咬着下唇，拚命搖着那隻大木槳，同洶湧的江水搏鬥。突然，敵人一陣砲火迎面打來，砲彈在小木船的前後左右落下，浪濤向船上撲捲而來，葉義昌全身透濕，船已停止前進。「看人家趕到我們前面了！」戰士們叫起來。一面安慰葉義昌說，船老大不要怕，砲彈落在水裏打不着人的。葉義昌還沒有從驚懼裏恢復過來，又是一陣砲彈落在周圍，葉大嫂透過水柱同煙霧向前望去，早有兩隻船已趕過他們，同時後面的船又要趕上來，丈夫仍然呆立着，葉大嫂這下可急了，把丈夫一推，抓起舵柄，急忙把舵往裏一收，又一放，那隻僵死的船復活過來，飛速地朝前駛去。這時作丈夫的看到自己女人帶着氣憤的臉色，有點不好意思的把舵柄忙接過來。葉大嫂再抓起大木槳，船又箭似向前駛去，一會便又趕上前面那兩隻船，三隻船繼續並排同行，敵人砲火雖猛，這三隻船却始終奮勇前進。最後靠岸時他們都成爲這次渡江的第一船。而葉大嫂這個光輝響亮的名字，很快在成千成萬的戰士們嘴裏傳誦着。

跨越長江的英雄們

胡奇

第六班木船駛到江中心，敵人一顆砲彈剛打到船頭上，機槍射手滿頭流着血，倒在盧言中的懷裏，排長林樹賢，打落到江底。整個船失掉了自主能力，隨着滾滾的浪濤向東流去。這隻木船原有十四個人，現在排長犧牲，射擊手負重傷，除了兩名青年船夫，如果要完成任務就要靠這剩餘十個同志的努力了。戰士秦光梅，周央明，在激流漩渦裏把排長屍體撈上船之後，船身已經殘破，江水不斷從破裂的縫隙中傾流進來，大家連忙用棉花把破縫塞好，兩排白木槳又動起來。秦光梅趕緊抓起舵柄，使船身穩定，於是這隻遠遠離開大隊的小木船，便又勇猛向前駛進。鄰船的歌聲並沒有被砲聲蓋沒，那股熱流很快就傳播到這隻殘破的小船上，起先是周賢明一個人拉開嗓子唱，接着大夥兒都唱起來：「打過長江，打到南京上海去，解放江南同胞，活捉戰犯！」簡單有力的歌聲，一次又一次的重覆着。那兩個年青船夫也用那不合拍節的粗獷的聲音呼喊起來。船滿孕着風力，繼續前進，砲聲與歌聲混成一片，慢慢地這隻單獨行動的木船靠岸只差四百多米遠，船上每個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江岸上敵人的地堡。盧言中抓住機槍便向那邊猛烈射擊，秦光梅一面撐船，一面端着步槍，向山上打，那個年歲較青的船夫，也鼓勵他哥哥快用木槳划，周賢明搖動着一副很大的木槳，仍然激昂的高唱着：「打過長江去！」就在這當兒，一顆砲彈打過來，在水裏爆炸了，整個船被震動得跳起來，划槳高歌的勇士周賢明同志，壯烈的犧牲了！很多同志都掛了彩，船艙的白木板上印上了鮮紅血斑，沒有負傷的同志趕忙給受難者包紮。那個年青船夫也負傷了，他高聲咒罵着反動派，拒

絕別人的救護。別的負傷同志，一邊咒罵着，一邊鼓勵着：「快划，快划，不要管我們，快到岸上去，不能讓龜孫逃跑了。」木船又受了一次重創，更加殘破，流進艙裏的水，已蓋着脚面。船不能前進了，這時候鄰船已經陸續登陸，江岸上正燃一片熊熊的火光。殘破的木船船頭開始向右傾斜，船身向江水裏陷落着，滿船同志心頭都沉重了，眼巴巴看着南岸，却不能很快的到達，大家都很焦慮。「同志們！怕什麼？有我老秦還怕上不了岸！」秦光梅一邊說着一邊脫了衣服，把褲帶勒緊，縱身逃進江水，盧言中、朱金言也跟着跳了下去。浪濤滾滾地向他們打來，船隨着江浪無方向地沉着，但是他們三個，咬着牙，用盡氣力，到底把木船推到岸邊。沒有受傷的同志，縱身跳上岸來，朝着敵人潰逃的方向拼命追去……

在榴彈炮陣地上

林 田

上月二十一日的大清早，我走進榴彈炮陣地。基準砲是在一塊油菜花裏，工事頂上檯檯着綠色樹枝，葉子上垂着晶瑩的露珠。我伏在暗綠色的砲架上望着東方，像新年的早晨，感到新穎而興奮。澈夜修工事，運砲彈的砲兵同志們都睡覺去了，他們要恢復一下連夜工作的疲勞，準備下午的砲戰。

一隊步兵抗着鍬、鎬、繩子從陣地左側走來，雖然辛勞了一夜，但每個人都笑嘻嘻的，面孔在初升的太陽下發着紅光，裏面一個粗魯的聲音說：「鳥！昨晚咱們嚷多兇，可是龜孫們也不發砲了，但今天他們壽命到了！」這是翻牆像，他們把最後一隻船拉近了江岸。

我們應在下午五點半開始射擊，四點半便進入陣地了。在靠近觀測所和基準砲的一間草房邊，露天放了一張桌子，上面擺了兩部電話機，人們來來往往地忙碌着。

砲手們穿着襯衣和短褲，他們早就等得發急了，因為山野砲從十二點就開始向敵人射擊，這時各種砲火已經很密了，他們進行着發射前的準備工作，彈藥手們把預備好了的九顆明晃晃的砲彈擦

了又擦。

終於，團指揮所來命令，基準砲開始試射了，大砲每一聲響和怒吼之後，敵人陣地上便翻起了一陣煙霧，接着是比各種砲都響的轟隆一聲，三連的榴彈砲也在發射了。

大約半點鐘以後，友鄰的砲聲更密了，團指揮所告訴說步兵已上船，命令全連發射，於是一陣痛快的砲聲開始了，不到二百米的陣地上，二連的又門砲一齊發射，連長堅決的命令老是喊着「齊發」「繼續發」！砲手們，彈藥手們忙個不停，裝彈的一個個拋開一個個灼熱的砲彈筒，用火藥薰黑的手擦着汗，又迅速地把一個大砲彈用拳頭頂進砲膛，拉火的胖子高秀夫同志緊緊地握着皮套，等待着砲長的口令。幾個彈藥手跪着，彎着腰忙着裝藥包，定信管。起初，幾個通訊員電話員還站在高處指手劃腳歡呼，後來被指導員領着抗砲彈去了，排長們傳着連長的口令，全連都活躍起來了。

東岸敵人的陣地上，煙霧像風暴似的捲騰着，急劇地變幻着，爆炸聲和友隣的各種砲聲，機槍聲織成了瘋狂的大聲浪，一起一伏的，像山洪在暴發。

忽而，從東岸山坡上鑽起第一顆銀色的信號彈，陣地上同志們便歡呼着：「過去了」，「登岸了」，「上山了……」「加油呵！」第二顆、第三顆……紅色的，銀色的，接連着升起來，團指揮所也通知說：「步兵登岸了，上山了」，大砲延伸了射程，繼續射擊着。

從我們背後跑來一隊衛生員、炊事員，有的担着藥箱，有的背着鍋，一面向江岸跑一面喊叫：

「快呀，部隊突過去了，我們快上船呀！」

天黑下來，砲聲稀了，遠處的槍聲更亂了，照明彈的光亮，在江岸上山頂上此起彼落地閃爍着。

紅旗插在香山顶

在馬當以東，突破長江的解放軍某部黨委，於出動前特製「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兩面大紅旗，由該軍谷景生政委親自在突擊部隊渡江作戰動員大會上，授予該部的老紅軍團原太行區著名的老二團和另一個突擊團的勇士們，勉勵奮勇前進，完成突破長江天險的歷史任務，把紅旗插在長江南岸敵人的第一個堡壘上。這兩面紅旗給渡江突擊部隊的全體指戰員以無限的興奮，報以「把紅旗插到香山上！」「插到黃山上！」的戰鬥口號。

二十一日午夜該部著名的模範連、主席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特等英雄馬紹孔所在的第三連，首先登陸，隨即將紅旗插在燈塔以東的敵堡上，并按預定計劃，控制香山、黃山，和沿江十餘公里灘頭陣地。

該軍參謀長谷景生政委即於翌日上午，親赴該團慶賀他們的勝利，并號召該團及全軍指戰員不顧疲勞，奮勇前進，再接再厲，功上加功，堅決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進軍命令，殲滅一切敢於持槍抵抗的反動軍隊。

北岸陸續開來的部隊，在陽光下眺望紅色大旗正在香山顶上迎風飄揚招展，引起陣陣歡呼。強大的後續部隊正朝着紅旗渡江南進。

江岸一瞥

柯崗

——南征紀行之——

四月二十一日在桐城縣屬之樅陽鎮與石磯頭之間，當解放軍打過長江十二小時之後，記者到了長江南岸。這時候誰也不知道戰鬥在那裏進行，槍聲沒有了，零星的砲聲在隱隱的遠方響着。已經跨上岸的戰鬥兵和彈藥車，人不同頭馬不停蹄向南急跑。留在北岸等船的部隊，都喊叫着從南岸返回的小船，要他們趕快划過去，江上白帆蔽天，「打過長江去」的歌聲和水聲，混成一片。許多船夫脫光了上衣。

離江邊三十公尺，每間隔五十公尺修一個灘頭地堡，每個地堡可容機槍一挺，並有通溝向後通過一百公尺的開闊地一直通到後面丘嶺，在這後面丘嶺上修滿了各種堡壘和掩體，縱橫交叉，再後通過將近兩百公尺的田地又是一脈丘嶺，這裏的工事比前面修的更好，這就是蔣匪反動集團認為解放軍很難突破的「長江防線」。這防綫，在圖上看甚至實地觀察，確實很堅固，好像很有力量不讓他們在和平協定上簽字的。

然而事情却是這樣稀奇，十二個鐘頭之前，記者在北岸親眼看到當解放軍的突擊部隊到達江心的時候，雖然國民黨匪軍曾經執行了江心開火的猛烈射擊，但解放軍畢竟只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在敵火下完成兩千公尺的航行登陸南岸，並且即刻插入縱深。現在，這條很難突破的防線上只留着一些並未反覆衝殺的痕跡。最突出的灘頭地堡、掩體，交通壕和制高點，差不多都命中了解放軍的砲

彈。有些沒有命中砲彈的地堡和工事裏，有許多揭開了保險蓋的炸彈，仍舊很整齊的放着。整箱的子彈和砲彈，據說已被解放軍的突擊部隊搬去了。但是還有很多撒在地堡裏。槍膛裏裝着子彈的步槍，機槍零件和搶劫來的女人衣服，花洋布棉絮等及其他軍用品狼藉遍地，整個陣地上除掉被砲彈傷亡的爛人之外，沒有見到一個被刺刀殺死或刺傷的敵兵。有一個被摧毀的地堡周圍，十公尺之間落了五發砲彈。在烏沙開羣衆急待拆毀敵人的工事，從中把他們的門板木料搬回家去，這裏有一個被砲彈炸掉了腳指頭的敵兵，叫陳文良的說他是青陽的農民，被抓來才一個月，他不敢放槍，他看見揭開蓋的砲彈就不敢摸。昨天解放軍打砲的時候，營長叫他們躲在工事裏不要抬頭，等着砲停了之後再打步兵。但是沒想到，砲並沒有停，解放軍就衝到戰場裏來了。一營人沒打一槍，跑了不幾個都被活捉了。

槍。

從五里路的大塘陵到烏沙開給我送信的幾個步兵通訊員，在麥田裏碰到一個敵人就繳了他的機

這天，我住在大塘陵附近的小林家，一個姓林的中學教員說：昨天你們打一砲國民黨匪軍就有人跑了，最初是一個兩個，以後是十個八個，最後就亂了，國民黨的隊伍光會抓老百姓修工事，修成第一道，他覺得不保險，再修第二道，第三道。其實修一百道也不行。因為他們心裏的工事早就垮了。他們的兵也天天說解放軍早晚要過江的。誰也擋不住，誰不願和平叫誰來守長江吧。

砲兵競奪紅旗

王世文、張新

「強渡長江發揚砲兵神威」，這是人民解放軍第三兵團砲兵團在四月二十日渡江前夕的動員大會上，某軍給他們的一面大紅旗。旗是獻給砲兵團整個單位的，團首長號召大家：誰的砲能先毀滅指定了的敵人碉堡而又能用砲彈少，誰就奪得這面光榮的大紅旗。

二十一日下午五時，渡江砲火開始打響了，鴨兒溝口渡口砲兵陣地上的砲兵同志們都細心觀察，精密瞄準一砲接一砲地轟擊，各部砲兵勇士們都在興奮地競賽，要奪得這面大紅旗。尤其是野砲一連三排的砲兵能手們把他們第三、第四兩發砲彈打過去，在敵人陣地內的一座改成碉堡的房屋即被砲擊着火，敵人驚慌的亂竄，至第六發砲彈，正中中了指定他們毀滅的新暗堡，冒起了一陣黑煙，「打的好，打的好，再打一砲就毀了！」宣傳員李知三同志興奮的叫喊着。果然，「轟隆！轟隆！轟隆！」只三砲就叫它——敵人的碉堡來一個大翻身，火焰冲到半空。宣傳員李同志高興得連跑帶跳的跑到「戰士鼓動交流所」報告：「三彈三命中，已澈底摧毀了敵人暗堡，一連三排真正的發揚了砲兵的神威。」這次砲手就是親自瞄準的砲手李桂山，親手拉火的副班長李德芝，還有砲手吳依連、蕭國斌、鄭修成、段尙銘、劉俊生、賈庸生、魏本香等同志的協同動作。他們在渡江作戰中爲人民立了「頭功」，因此「強渡長江發揚砲兵神威」的光榮大紅旗，當日傍晚，即已飄揚在他們的陣地上。

等待着人民熱烈歡迎我軍

解放安慶

我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於二十一日夜渡江成功後，安慶守敵一七四師倉惶向南逃竄。持槍抵抗之地方保安團一部約三個連當被我俘獲。我軍即於二十二日二十二時進佔該城。我軍事管制委員會，當即宣佈成立。偽縣府人員大部未走，除令其聽候接收外，並即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維護城內交通、電訊等事宜。秩序尚好。當晚該城電燈通宵未熄，電話暢通。

東流人民夾道歡迎我軍

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後，受到江南人民熱烈歡迎。當解放軍進入東流縣城時，全城市民夾道歡迎，鞭炮聲震動全城。曾被國民黨匪軍作為防禦陣地的村莊阜康圩被解放的第二天，逃避國民黨抓丁的農民就紛紛的回來了，他們向解放軍戰士說：「三個多月以來是第一次安心的過一晚上。」

在解放軍向南挺進的沿途中，各村農民、婦女、兒童都擁擠在路旁，興奮的用碗盛好開水放在路邊，讓解放軍戰士喝，有的還親自把水送到戰士面前，充分表現了江南人民對人民解放軍的熱愛。他們見到解放大軍日夜冒雨南進，都紛紛傳說着：「以後可以過太平日子了。」

被國民黨封鎖在南岸的漁船，開始撐槳飛駛在江面上，自由來往，望江江邊桃樹灘的青年農民胡昌友，就在渡江作戰的當天，參加了解放軍。

光明來到江南

「光明來到江南！」安徽銅陵和青陽地區的人民在解放軍到達時，在牆上貼着這樣的動人的標語。到處的村莊裏洋溢着歡樂的景象。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跑出來看解放軍，爭着給戰士們送茶送水。他們像接待盼望很久的親人一樣興奮和愉快地接待着解放軍，在解放軍匆匆前進的沿途，許多因逃避潰退的國民黨匪軍而離家的居民，成羣結隊回家，他們都歡天喜地與部隊行列擦肩而過。

景德鎮人民冒雨迎我軍

前綫記者報導人民解放軍進入景德鎮受各階層人民熱烈歡迎情形稱：四月二十七日，國民黨匪軍六十八軍及由東流、至德竄狼逃命的九十六軍殘部，慌慌忙忙的離開景德鎮，景德鎮的工、學、商各界，即共同發起迎接解放軍及維持秩序的號召。工人、知識分子、市民、商人等羣衆三千餘人當即組織起來，很多人都佩戴袖章，手持紅纓槍，晝夜不停的在街上巡視，以維持社會秩序，防止敵特散兵破壞，等待民主政府接收。恰在這天，人民解放軍從百里外的經公橋（杜鄉鎮北）打來電話，通知全市人民安生度日，穩定秩序，告訴他們，解放軍立即入城。於是他們馬上派出兩個代表，帶着電話機，向我軍來的公路上迎出二十多里。把綫接在中途電話的電線上，給我軍隊取得聯絡，以便用電話告訴城裏的人們好準備歡迎我們入城。廿九日，天下着傾盆大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莊嚴入城，景德鎮的人民仍冒雨踏泥，到長江渡口歡迎。在街上歡迎的人們的傘，烏油油的看不

到頭。當我軍表示謝意勸他們回去避雨的時候，羣衆說：「救星來了，淋點雨算什麼」。工人余昌龍一見到解放軍就說：「我是瓷業工人，解放軍是我們自己的隊伍，特來給你們帶路的」。一天的工夫彩花工人傅德鑫和幾個夥伴，寫了幾十條歡迎的標語，貼在河口上和大街上。他們並分頭向市民宣傳共產黨的政策，解釋解放軍和國民黨匪軍本質上的不同，穩定了許多市民的情緒。解放軍進了城，工友們高興地談笑着：「盼望了好久，總算盼來了。」該市貧民徐大成把我們一個戰士親切的拉到他的傘下說：「我給你打着傘避避雨哩！這回辛苦啦同志！」直至人民解放軍進入市內，他們尚在雨中聚集不散。晚上，家家戶戶門口，都點了一盞燈，照耀得全市猶如白晝。

雨中進樂平

蕭 茅、曹 欣、高克東

四月二十九日天下着大雨，奮勇向南追殲逃敵的第二野戰軍「黃河」部，用小跑步冒雨搶佔了江西樂平城。國民黨匪軍六十八軍已經棄城逃跑，店舖的門緊閉着，街道兩邊排列着警察和樂平城維持會的便衣隊。當他們知道我們是解放軍時，馬上把槍放在雨地上，喊着「敬禮」便向我們繳槍。戰士們說：「好好！拿上槍跟我們一齊來！」到了樂平商會，裏邊坐滿了曠警和市警，他們一見我們進去，猛然間以爲是國民黨匪軍六十八軍的散兵，便端起槍來說：「大路在城外，六十八軍都是走那裏，你們到城裏幹甚麼？」桑參謀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於是又響起嚴肅的口令：「敬禮！」「歡迎人民解放軍！」市民自動組織起來防禦國民黨潰兵的「治安維持會」，在雨裏敲着鑼叫喊着，大街小巷嘩啦啦一片開門聲，全城都知道了這不是別的隊伍，正是他們渴望多少日子的人民解放軍。一位電務人員興奮地對我們說：「已經不是「不可終日」而是「不可終時」地等候

你們呀！」電廠中的工友們冒雨修復了電燈線，晚上全城大放光明！樂平中學的一位同學高興地讚嘆道：「昨天這裏還是漆黑一團，今天已經成了光明世界了！」市民們戴着斗笠，打着雨傘，都擠到街上在暴雨中圍着。一位老太太拉着一個渾身溼透了的戰士，硬要送他一把雨傘，那個戰士不肯要，她就一直打着傘送他到十字街上，一面連連地說：「要不是你們來得快，我家便給那些野獸糟蹋完了！」西關一個小商人，從被蔣匪軍打壞的舖門裏探出頭來，一看是解放軍，馬上冒雨跑去買了一串鞭炮，一面點一面高聲的說：「我的天呀！終把你們盼來了！」解放軍源源不絕的強大部隊，戴着油綠色的鋼盔，整齊的美械裝備，在雨地裏雄糾糾地開進城來，鞭炮從西門一直響到東門，硝烟在雨裏瀾漫不散。

流着雨水的十字路口擁滿了人，一個個都是笑嘻嘻的，看着整齊雄壯的解放軍，從街心走過。當市民們發現一個宣傳員在散發宣傳品時，人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宣傳員的身上。「這是毛主席對時局的聲明」，宣傳員的話音未落，幾個市民的手，就伸到面前，「給我一張！」「給我一張！」四面的人都向宣傳員擠攏來，把雨傘都擠壞了。開始他發了幾張，伸來的手越來越多，擠得他腳都站不着。宣傳員無法應付這樣的局面，就趕快轉移方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逃出重圍，溼淋淋的爬上了一家商店的窗台，「老鄉們不要搶！」宣傳員大聲喊着，但從雨網裏爭着伸來的手，反而更多起來，「要毛主席聲明」的喊聲掩蓋了雨聲和宣傳員的話聲。站在外圍很遠的人，他抬起腳跟直着脖子伸手喊個不停，有幾個人甚至跟着爬上窗台，宣傳員被迫把毛主席聲明高舉到當空，避免人們的搶奪；但不到幾分鐘，被雨點打溼了幾份，終於也被爬到窗上的市民搶去了。宣傳員看到這麼多的宣傳品並沒滿足市民的要求，只好從口袋裏掏出自己細心保存的一份，給大家講述起來。正在這時，解放軍的砲兵通過街心，轟然響起：「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

「老紅軍回來啦！」

人民解放軍進抵土地革命時代閩浙贛老解放區時，當地人民奔走相告：「老紅軍回來啦！」「毛主席的隊伍回來啦！」解放軍先頭部隊剛剛到達紅軍先烈方志敏同志的家鄉弋陽漆工鎮一帶，許多人民便從遠道趕來訴說多年來國民黨匪幫給他們的苦難及人民英勇不屈的鬥爭事蹟，他們指着保存了十幾年的紅軍家屬證和閩浙贛人民銀行的鈔票說：「國民黨查到誰保存這個就要殺頭，可是我們相信你們一定要回來的。」婦女們提着一筐筐的雞蛋、竹筍、乾果慰勞久別重逢的隊伍，成羣結隊找到宿營地，給解放軍洗衣裳，做軍鞋。該部出發清剿國民黨匪軍時，沿途許多農民都爭着隨同前去，正在插秧的顧不上穿鞋就赤着腳跟上了。在西山村清剿搶掠的匪軍時，幾十個農民緊隨着突擊隊投入戰鬥，將匪軍連長等一股匪徒一舉擒獲，不一會，村邊的戰場立即變成軍民聯歡的會場，全村男女老幼樂得圍着解放軍戰士們說：「天晴了！天晴了！」

窮

追

潰

匪

潰亂的蔣匪江防軍

林波

四月二十一日十八時，記者隨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某部，在安慶東七十餘華里處敵人的江防灘頭堡壘烏紗閣正面，突過長江。這裏是會被國民黨匪軍宣傳爲「要塞」的防綫，並作爲垂死掙扎玩弄和平的屏障，可是十五分鐘的工夫，就土崩瓦解了。

當解放軍的第一顆砲彈飛向江南敵陣爆炸時，最先逃跑的是駐在貴池東大通碼頭上的國民黨一部分海軍，這是經過美帝國主義訓練，並一向被稱爲「江防之魂」的水兵們，丟掉了他們的兩隻兵艦，一氣跑到青陽城，據目擊者青陽手車工人王常發說：「他們老婆孩子一大堆都被解放軍的砲火嚇破了胆，哭叫不已，在青陽到處搶黃包車，搶不到的搶水牛，水牛也搶不到的就急得滿頭大汗，似乎已經被解放軍抓住了脖子似的就急得滿頭大汗，痛罵他們的太太不該生孩子給他贛腿。有幾個海軍乾脆把孩子往老百姓家裏一丟，連交待都感到浪費時間，便拔腿跑了。

駐守貴池烏紗閣、殷家匯一線，當日上午還唱着「保衛長江」歌，自稱「鐵的江防」的匪九十六、五十五等兩個軍，在解放軍的突擊部隊一登陸，就慌忙逃竄了，據九十六軍二一二師六十六團五連文書張星和其他俘虜稱：前兩天他們的上級還訓話說：「長江是幾千年來上帝給修盛的外壕，解放軍打不過來，二十一號的上午他們的師團還在開會商議「江防大計」，可是下午解放軍的砲一響，那些師、團、營長們早就不見了，在貴池至殷家匯的沿江公路上，到處是敵人的散兵，和他們丟掉的武器、彈藥、汽車、馬車、公文卷宗等，在烏紗閣以西江邊上敵人用以射擊解放軍渡江船隻的四門戰防砲，靜靜的躺在破碎的陣地上，被列入了解放軍戰利品的登記簿。

在每條敵人潰退的道路上，解放軍的戰士們到處捉俘虜，某團一個班在追擊敵人一個連，上去就捉出四十八個，通訊班江友廷和衛生班長胡布，司號員劉友田三個人隨首長在一個小山頭上觀察動靜，忽然看見山下三十多個敵人在逃奔，於是他們就迅速趕去，只用兩顆子彈就捉住了。繳獲了三支步槍、兩門迫擊砲。

光在殷家匯到石埭的大路上，解放軍某部就捉了五百多敵九十六軍的散兵。某團副政委王勛同志，一個人離開部隊四百公尺走在前面。忽然從左邊岔道上走過八個敵人，扛着兩挺機槍，王勛同志大吼一聲「幹什麼的？」這八個人馬上面如土色，一個個倒戴起軍帽，馴服地回答：「我們是來投降的」於是統統的放下了武器。

順貴池、青陽、石埭、太平一直到歙縣（徽州）一線各城鎮、各山頭、各村落到處可以見到尙未修起的碉堡，木寨高家村一個名叫陳瑞林的農民，拖着自己的傷腿告記者說：「前天「中央軍」逼着我們給他修工事，把我的腿也打傷了，好威風啊！而今天却跑得這樣快。」石埭城南敵兩個保安團沒有跑，可是與解放軍一接觸就悉數被繳了械。

潰逃匪軍沿途大肆搶掠

盧耀武

(本報訊)皖南前綫記者報道：國民黨匪軍於敗退逃竄之際，自感覆滅在即，沿途大肆掠奪搶劫，記者此次隨解放大軍渡江沿安(慶)屯(屯)溪(溪)公路，自烏紗開登岸向歙縣追擊敵人，經過貴池、青陽、石埭、太平以及沿途大小村鎮直抵屯溪，羣衆莫不爭着向解放軍控訴國民黨匪軍五十五軍暴行，受害最烈者爲甘棠鎮，全鎮被洗劫一空。逃難歸來的羣衆則無法舉炊，對灶悲泣。太平縣城從四月廿三日匪軍五十五軍潰逃經過該地時起，前後三天連搶九次，匪五十五軍、及該偽縣府武裝與自衛隊輪番挨戶搜索，拉走居民二千多名，被抓民伏走不動的就被打死，並拉走年輕婦女六十多名以供匪軍洩慾。記者抵該地後，羣衆叫子呼孫，哭成一片。文化教育機關亦均同樣遭此浩劫。石埭師範學校校長蘇茂森說：「匪軍敲該校校門達七小時之久，青陽女校被抓走女生三十多名，感梓里村保小學校女教員陳先生年屆四十，亦被匪軍拉走。沿途男生被拉走者更多。感梓店和潭家橋兩個村共有牛大小六十多條，亦被匪軍拉走了五十六條，在屯溪則燒燬商店民房二百餘間。另一方面，凡解放軍到達的地方，羣衆紛紛扶老攜幼相率歸來，沿途每隔十數里即設有茶桶，濃茶淨碗，使解放軍在長途追擊敵人的進軍中，無口渴之虞。

被害人民控訴蔣匪暴行

潰逃的國民黨匪軍劉汝明部六十八軍，沿途搶劫，殘害人民，被害人民紛紛向解放軍控訴匪軍的暴行，請解放軍爲他們報仇。二十三號國民黨匪軍逃到江西鄱陽縣石門街時，把木柴煤油都準備好，正要燒房子，被我追擊的解放軍趕到，未曾點成，但匪軍跑出東門外新橋頭村，即把二十六家的民房燒了個一乾二淨。一個老太太爲了搶救糧食，臉都被燒起了泡。國民黨匪軍到處搶劫，帶不動了就走，搶了新的丟掉舊的。向南去的公路上，到處是匪軍們遺留的衣服、被褥、鞋襪和盆罐等，自東流到毛林洲一位小學教員被南逃的匪軍抓去挑東西，偷跑回來後，氣憤的向解放軍說：「我親眼看到六十八軍一個當兵的，就抓了兩個民夫，給他担贓物。有一個團的軍需處十個人帶了五個太太抓了十七個民夫。」二十八日國民黨匪軍逃到樂平縣北三四十戶的陶林村時，糧食搶光、雞鴨殺光、油鹽吃光，搶走的衣服被褥不算，還拉走了八個人和八條牛。四十多歲的農民吳開丙憤恨的說：「我們三家就只有一頭水牛也被拉走了。」張高耀六十多歲的娘悲憤的說：「我家五隻雞，三隻鴨都被吃掉，才從兒媳婦娘家借來的八斗米，三斤鹽也被吃光，他們還拿衣服，我哀求他們給我窮人留下幾件衣服吧！他把我這六十多歲的人用槍托打了好幾下，你們快去追吧，一個也別叫他們跑掉！」我軍到陶林村時，敵人打死的一隻小豬，還在草地上躺著。一個叫劉文志的老百姓提着一隻三四兩重的死小雞說：「連這樣大的小雞都殺了，解放軍來的快，他沒敢吃就跑了。」張高耀則憤恨的說：「你們晚來一會，我們的房子也就叫他們燒了！」匪軍跑到樂平縣西南韓家村渡河時，又把兩個船夫用棍痛打了一頓，一個被打傷倒在船上。國民黨匪軍臨死還殘害人民，人民是永遠不會忘的，人民將向他們算帳。

屯溪河街縱火案

王若·簡復

解放軍進駐屯溪後，全市人民都紛紛控訴國民黨匪軍劉汝明部的一切暴行，特別是河街的縱火案。事情發生在四月二十七日，國民黨匪軍劉汝明部五十五軍從歙縣潰敗下來，經過屯溪向浙贛山地逃竄，一路上抓快搶劫，帶着近千的伙子，抬着太太，担着沿途搶來的財物，湧進屯溪市區，在恐怖和混亂中，青壯年都逃得遠遠的，女人小孩也全躲藏起來，匪軍在中山大街上把所有商店都打開了，匪兵進去搶掠，街頭巷尾到處散亂着盜匪們打劫來的棉絮，皮箱和貨物上的商標紙。下午一夥一夥匪兵向馬金嶺開走，因為搶來的東西搬不動，就到勞苦的貧民區河街上抓人，他們搜遍了全街，找不到一個男人，匪兵着了怒，竟用了絕無人性的毒手，四時左右，在一家裁縫店裏放了火。這天，正刮東風，火舌迅速的蔓延到兩邊，一會火焰騰空，半點鐘已成了一片火海。逃在市外的男人們，見到火起，急急忙忙趕回去救火。可是一進街口，就被明晃晃的刺刀逼住，踢打綑綁被拉去當伙子。甚至連十五歲的畢現坤也被強迫着給強盜們挑箱子，二保第六甲甲長陳養生帶着幾個鄰居特來幫助救火，也一齊被匪軍捉住，陳再三申說他是甲長，是幫助救火的，匪軍却回答我們不要你當甲長，也不要你救火，只要你給我們担東西，兇狠狠地扭着就走。商民徐華青剛跑到街口，看到捉人一往那裏跑！一匪兵隨即一馬刀砍中了徐的右腳髁跌倒在地。匪兵還不甘心，又上前補了他兩皮鞭。匪兵們用「釣魚」的方法，幾分鐘內捉到幾十個人，以後，却再也沒有一個人敢來救火了。

河街上的男人，在村外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的親人和一生勞動掙下的一些積蓄在火裏焚燒，躲在家裏的老頭子、老婆、婦女、小孩直到火舌逼近跟前，才丟掉東西逃出來，有的亂叫，有的拚命的從

火堆裏搶出一些衣服被褥，但這些東西又全被把守街口的匪兵搶光。朱德清老婆懷裏的錢被匪兵搜去，她磕頭哀求，反換來兩個耳光。大火因沒有人救，炎熱的煙火逼得街頭的難胞支不住，許多人被烟氣薰焦了臉皮，一羣一羣蓬頭垢面拖老帶小的難胞哭着喊着往大街口走去，匪軍正在街上搶劫，哨兵不讓通過。一邊是熊熊大火，一邊是沿街河流，猛獸的國民黨匪軍，逼得受難的老少婦女無路可走。最後只有往河里暫避，於是幾百個難胞其中有白髮蒼蒼的老婆，吃奶的小孩子和大腹便便的孕婦，都被擠在靠岸河邊。夜里，大火還直燒着，這羣可憐的難胞也就在水深沒膝的河裏整整的站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劉匪大部開走，河街的火光才被救熄，經過九小時的大火，榆林、榆崗兩保三百十五戶勞動者被洗劫得一無所有，剩下一千二百多口人在瓦礫焦木堆裏哭泣，哭罵，號叫。屯溪解放後，河街的難胞得到人民解放軍屯溪軍管會和地方人民的熱心救助，每個人已分得二百七十元人民幣和一斗八升救濟糧（按市價共合三斗六升米），並且還借給大批的木料幫助難胞搭棚蓋房。當記者看到難胞們時，他們都以親切而熱情的態度圍着我，向我控訴劉汝明匪軍的暴行和感激解放軍來到後大家得到救濟。談話中有許多女人傷心的哭了。但男人們沒有一個流淚的，他們緊拉着我們，對我們說：「我見到解放軍對老百姓這樣好，就越加恨死國民黨反動派，希望你們能活捉劉汝明，替我們報仇……。」

苦難的日月

方德

至德和樂平公路的兩側，我看見國民黨軍新修無數的練兵場，在橫跨公路的松彩上面寫着「整軍經武」四個大字，多年不會通車的公路兩側，堆集不少沙石。

我訪問至德最窮的一個小昭潭街附近的一個保，這裏的人民在國民黨重壓下怎樣渡過苦難的日月，年前的苛重負擔不用說了，春荒時又向人民逼了一萬六千斤米，兩萬斤草，十二口猪，一萬一千個雞蛋，三十隻雞，水菜和燒柴開門就要向國民黨軍送，田裏的菜子，還未到家收菜油的命令就早到了。

每一戶已經徵過兩塊鋼洋（銀元），一部份人家還未出清，修公路的款却又加到頭上了，這個保指定修十二里路就得出十六塊鋼洋，可是錢出了路還得由出錢的人自己去修，大雨泥濘中，趕着人們扛木料，修街北大橋，有五個扛木料的在泥濘路上滑倒，活活被砸死。

逼款是沒有次數的，人們很幽默的說：「這叫做中華民國萬稅死」。雲鋒鄉催款逼死九個人，其中有三個母親賣兒賣女仍舊上不清款，她們在離開自己兒女以後，上吊和跳水死去。幾天前下大雨，河水徒漲，陳希賢無法到昭潭街換錢回來，因捐款逼得他沒辦法，他悄悄的逃到曾經是以砍柴渡日的老林裏吊死了！丟下老婆和一個小孩，一個童養媳婦活不下去。

鹽田鄉監督修路的官兒們吃飯，因為味道不好打死一個伙伕，爲「照顧」昭潭街又需要這裏的人們，在徵款之日，加五桌筵席，一口大肥猪，五十斤好酒，慰勞工程處的先生們。

一個老農民和我談到深夜，他說：「真沒有好日子過啊！這裏原來就是山多田少，三年遭過水

，收成很壞，今年夏麥最多只能收四成，十家有九家沒得吃，捐款一回緊一回，有的人家幾天以前就帶着老小跑掉了。」

最後，他帶着慶幸的口吻說：「你們一過江，國民黨軍隊通通跑了，只要你們再向前進，我們把柴火運到湖那邊換米回來，就能活下去，你們把我們從死裏又救活了！」

我們有了報仇的人！

高樹基

乘勝追擊的解放軍踏進了十幾年前的閩浙贛老解放區，戰士們顯得格外興奮。再向南走三十里就是樂平縣城了，大家正在唱着，猛聽得路邊一陣淒厲的哭聲，戰士們不由得停下步來，只見路旁一間露了頂的草房裏，一個披着亂髮的小姑娘正爬在一具棺材上慟哭着，身旁一個小男孩哭得只在地上打滾。兩人一聲聲地叫喚着死去的母親，聽着就像刀子扎在心頭一樣。人民的戰士忍不住走上前去，安慰這兩個孤兒，村邊土坡後忽然有人喊道：

「出來吧！不是蔣介石的軍隊，還唱着紅軍三大紀律歌呢！」

於是，土坡後擁出來一大羣老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圍到解放軍跟前來了。走在最前頭的一個老太婆，像見了親人似地拉着戰士們訴說道：「同志們再不來呀，人死光了，房子也要燒光了。」她家姓黃，這村叫塔前村，昨天國民黨匪軍第六十八軍正打從這裏逃過去。黃老太太指着棺材上那小姑娘說：「國民黨一個排長和七八個兵一起，拉上她就往後屋走，她媽洪大嫂捨命扯住那排長的腿求饒，那狗排長回頭一槍，洪大嫂就這樣給打死了。哎，姑娘才十四歲，叫幾個狗賊兵糟蹋呀，你看她叫糟蹋成什麼樣子了？」小姑娘爬在棺材上已經哭不出聲了，黃老太太看她兩眼腫

得血紅，單薄的身子又黃又瘦，忍不住叫了聲「我這沒人照管的孩子呀！」就一頭伏到棺材上，也放聲大哭起來。地上那小男孩，忽地爬了起來，兩隻小手只管掀着棺材，小腦袋就拼命往裏擠，哭喊得滿頭滿臉通紅。這時黃老太太擦抹着眼淚，過來拉着這兩個孤兒說：「小女小兒，紅軍給咱報仇來啦，聽孀孀的話，不哭不哭。」小孩却哭得更加傷心起來，更加用力掀着棺材蓋，一聲聲哭喊着媽媽。戰士們眼中滿含着淚水，不知道怎樣去安慰他們，只是憤怒地捏着武器，訴苦的人越來越多了。一個被匪軍從都昌抓到挑子彈的十二三歲的小孩說，他親眼看到一個匪軍連長，在離這裏四里路的林田村強姦一個婦女，她不依從，那狗連長就用刺刀挖掉了她的左眼珠，頓時血像噴泉般地从眼裏湧流出來，她痛得咬着頭髮滿地打滾，一下子滾到水渠裏，馬上把水渠也染紅了，一頓飯工夫，她便死在渠裏了。一個湖北黃梅縣的青年何力先，大哭着控訴匪軍從他家鄉撤退的時候，把他的妻子強姦死了，他把地賣光了，才把媳婦埋掉，但他又被匪徒們抓夫來到這裏。一個湖口人叫翟祖的，父子倆被匪軍抓了挑子彈走到南邊那村子時，他父親實在挑不動了，匪軍把他的父親和另外三個老人一起推進一間房子裏，放火活活的燒死了。另一個哭訴着和他一起挖野菜的家兄弟，回家時路過村南的大木橋，正碰上匪軍的敗兵，匪徒們不問青紅皂白，一刺刀就把他挑下橋去摔死了，現在橋上還有血跡。……訴不完的血海深仇，便每一個在場的人都滿眼淚水。「不要難過啦！」戰士們簡短地說：「我們給你們報仇！」

四路縱隊的解放大軍，又從北面開過來了。村民洪明幹說：「大家別難過，我們行了報仇的人！快給同志們弄水喝。我去給同志們弄糧食！」塔前村頓時忙碌起來了，人們燒水、做飯，到處是一片報仇聲。「給咱們報仇的隊伍來啦，快呀！」人們在村裏驚着。「報仇呀，同志們，把那些狗養的國民黨賊軍都抓起來！」人們在路邊嚷着。爬在棺材上的小姑娘，現在也提着開水來到路邊，

對解放軍指着棺材說：「這是我的娘，同志給我報仇呀！」部隊繼續前進着，每個人的步伐更加緊了。在黃塵滾滾的公路上，震起了憤怒的歌聲：「蔣介石你往哪裏逃！」

窮追潰匪十三晝夜

（新華社浙贛前線十五日電）渡過長江後向浙贛鐵路沿綫湧進的人民解放軍，在「追上敵人就是勝利」的英雄口號下連續追擊了十三晝夜。他們雖然碰到了七天大雨，仍然不稍停頓地日夜進軍，以驚人的頑強意志越過了綿亙一千多里的叢山峻嶺和泥濘水田，完成了截斷敵人南逃道路的任務。爲了不讓敵人喘息，追擊部隊常常顧不上睡覺，只是在八九十里的急行軍後，稍爲烤一烤溼透了衣服就繼續前進。到達景德鎮以西地區時戰士們的鞋大部分都走壞了。但他們却赤着脚或用稻草布片包住脚走。某師副師長趙華青也和戰士們一樣地赤着脚在山地行軍。戰士們感動地說：「師首長都這樣不怕苦，咱們還怕什麼？」當被雨水所沖毀的公路不能通行汽車時，某團砲兵們就把較爲輕便的「九二」步兵砲扛上前進了二百四十里路。戰士郭元明經常一個人扛着一百五十斤重的大架或砲身上幾十里路，雖然砲兵部隊行動遲緩困難，但各部砲手們都以驚人的頑強性緊緊跟上飛速追擊的步兵，爲了行動迅速和不誤戰鬥，部隊常常整天不吃飯地行軍，許多部隊每天只能吃上一頓飯，在萬年東北追擊匪六十八軍時，某營竟然兩天沒有吃飯，由於不睡疲勞飢餓的窮追猛進，終於在株山橋附近截住了並且殲滅了逃敵。

沿着江南的山野向南疾進

呂 梁

乘勝追擊的解放軍，沿着江南的山野向南疾進。在山間和平原上，漫山遍野是匆匆前進的行列：步兵、砲兵、騎兵、通訊兵，他們排着四路的行軍縱隊奔跑着，担任渡江二梯隊的指戰員們跑在最前面，他們追上前面的熟人第一句就說：

「渡江時沒立上功，快追呀，追慢了又立不上功了。」

說着揚揚手又飛奔前去了。

兩面大紅旗在某突擊團的前列迎風招展，一面寫着：

「渡江殺敵第一功」。

另一面寫着：

「突破長江」

指戰員們望着新的獎旗高唱着：

「風吹紅旗嘩啦啦響，

解放大軍像海浪，

千軍萬馬向前進，

要把全國都解放。」

被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進軍命令鼓舞着的各追擊部隊，不顧風吹雨淋地前進着。泥濘的山路上牲口行動困難，某團長就首先扛着一箱砲彈步行。砲手和機槍手也都拆卸開笨重的迫擊砲和重機槍

扛着前進。每人雖然揹着五十斤左右的重量，但照樣日行八十里。剛剛渡過了長江的某部砲兵，不等馱砲的牲口渡過江來，扛上山砲就開始追擊。

解放軍前進得如此迅速，剛剛逃到至德縣良田埠宿營的一個團的敵人，還未起床便當了俘虜。解放軍前進的道上到處是一片追擊和捉俘虜聲。某營的事務人員拿着扁担菜刀也趕上前去抓着了十個敵人。狼狽不堪的敵人都拋了汽車逃命，沿路一輛輛汽車連接着，到處都是匪軍們的棉被、軍帽、鞋子、子彈帶和花花綠綠的女人衣服。

勝利消息不斷從先頭部隊傳來，行列裏不斷的歡呼：

「快追呀！不讓敵人逃跑呀。」

宣傳隊用雨傘組成鼓動棚，向隊伍唱着快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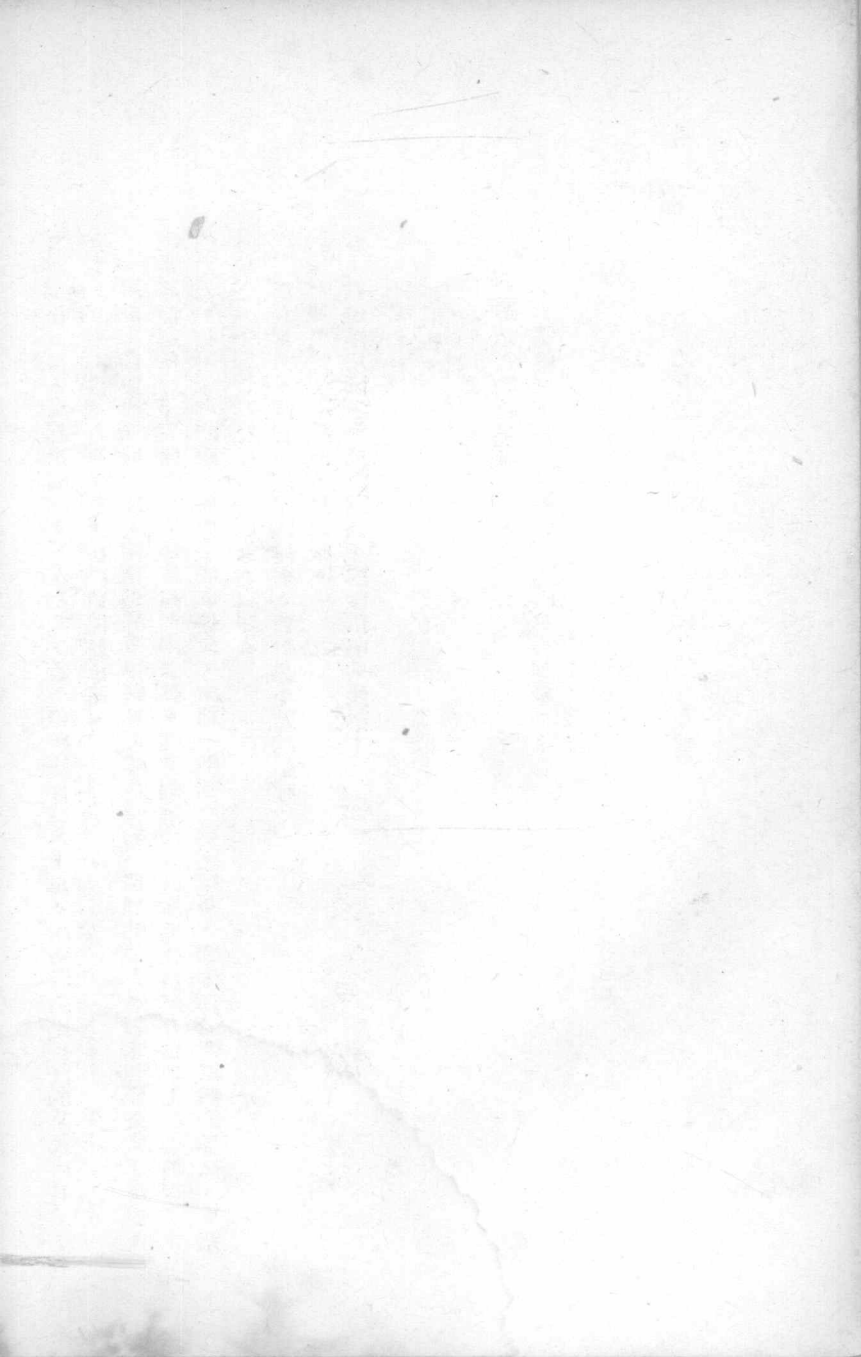
「蔣匪軍，

逃的快，

同志們加油追呀，

按着敵人的腦瓜蓋？……」

山那邊傳過砲聲來，戰士們的脚步更加緊了。



與江南人民武裝會師

皖南人民游擊隊積極配合大軍作戰

堅持皖南游擊區的人民解放軍，動員當地羣衆支援南下大軍，並積極配合大軍作戰，已收復縣城多座。皖南人民游擊隊，自一九四一年春國民黨陰謀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製造皖南事變新四軍北撤以來，即在當地堅持對敵鬥爭，活躍於浙西、贛東北、蘇南共四十個縣的廣大地區。他們聞悉解放大軍橫渡長江的勝利消息後，異常興奮，積極動員當地羣衆，準備糧食，鞋子等等支援前線。如陵陽一個區，初步即集中糧食四千斤，鞋子千餘雙，等待大軍來後使用。他們并積極的配合大軍作戰，阻擊向南逃竄的敵人，並展開對敵政治攻勢。從四月二十一日起，截至發稿時止，我皖南人民游擊隊配合南下大軍，已解放太平、歙縣、休寧、祁門、黟縣、旌德、石埭等縣及屯溪、漁亭、上溪口、龍灣等重鎮多處，由於遵守新區政策，保護所有解放城鎮的完整，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獲得當地羣衆的熱烈歡迎。敗敵多懾於我游擊隊之聲威，逃散者不敢鑽山。據不完全统计，僅我游擊隊俘獲之敵人即有休甯縣偽自衛隊五個中隊，第三聯隊；屯溪偽獨立第一團、第二團；安徽省偽警察大隊等共四千六百餘人，其中有偽省保安警察處處長兼屯溪警備司令方師曾，及從事破壞洗劫後逃往休甯縣之偽太平縣長胡廣益。另皖南保安第五旅長王漢昭以下一千七百人同時向我投誠。當皖南人民游擊隊和南下大軍沿途匯合時，雙方均互致慰勉之意。並表示要互相學習。（盧驥武

大洪嶺下會師

曾克

堅持皖南的人民游擊隊與橫渡長江向南挺進的人民解放軍某部會師在大洪嶺腳下。我人民解放軍某部在強渡長江後，乘勝於吳田鋪區全殲安慶逃敵一七四師。繼以強行軍向南疾進追擊敵人。四月廿七日夜，進至大洪嶺時，艱苦堅持該區的人民游擊隊，特派同志前來歡迎。該隊負責同志查富得團長，蘇師仁政委亦連夜趕來。他們都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新四軍被迫北撤後留下來的同志，七年來的艱苦鬥爭，堅持了皖南山區的根據地，發展了皖南地方的人民武裝。現在中共皖南地委直接領導下，活躍於祁（門）石（埭）太（平）一帶。當他們聽到大軍要渡江的消息，和接到蘇浙皖支隊司令員熊兆仁，政委胡明的命令，立刻動員該區羣衆準備糧草。他們熱烈的表示着要盡一切力量支援前綫，並配合開展新區工作，以此作爲對主力部隊的歡迎。他們並配合主力圍殲逃敵九十六軍。我解放軍某部特贈輕機槍數挺，及步槍彈藥一部，作爲見面禮。兄弟部隊久別重逢，又因勝利捷音的頻傳，更加興奮若狂。

皖浙贛人民游擊隊奮戰史

剛夫、辛可

浙贛前線通訊：堅持在皖浙贛邊的人民游擊隊，和許許多多在解放戰爭中生長的江南人民武裝一樣，是在困難重重和惡劣萬分的環境中，英勇、頑強、艱苦地鬥爭而生長壯大起來的。人民解放軍皖浙贛支隊，是這個地區人民游擊隊的主力。皖浙贛支隊是一支有一年零兩個月歷史的年青的人民游擊隊，去年三月在長江岸上的貴池縣附近正式成立。當時皖南人民武裝一部爲呼應劉鄧大軍南下，挺進長江沿岸地區；一部在倪南山、楊明社二同志率領下担負躍進皖浙贛邊區活動的任務。途中會和追擊的國民黨匪軍不斷戰鬥，首於貴池縣境張元坑一戰粉碎了敵人企圖追殲該隊陰謀，並斃傷敵皖保安二團七十多人，繳獲小砲一門和機槍三挺。六月裏，又給了敵人一下「回馬槍」，部隊出奇的設伏在黃山以西的山嶺上，偽祁門縣自衛隊一百多人像魚落網樣地進入伏擊圈，五分鐘時間就被迅速殲滅，只有極少數的敵人漏網，這一仗使追擊的敵人驚惶失措，亡魂喪胆。該支隊在進入皖浙贛邊區以後，分散各地作艱苦鬥爭。白天蹲在冷僻的深山裏休息和進行部隊教育，晚間爬山溝走黑路下得山來發動羣衆和打擊敵人。由於充分利用了抗日時期建設根據地的經驗，民主政權由幾個村發展到幾個鄉和整個區。中心區則通過減租減息、反惡霸、反國特的鬥爭，從羣衆中產生了新的村幹部，進行以摧毀偽政權、消滅特務和惡霸武裝爲主的鬥爭，組織抗丁抗糧鬥爭，獲得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國民黨反動派會設盡千方百計圖消滅這支人民游擊隊，經常以兩三個旅的兵力來「清剿」，然而都被當地人民游擊隊所粉碎。當敵人開始「清剿」時，人民游擊隊即留一小部在腹地

堅持發動羣衆，大部轉到外綫打擊和消滅敵人，迫使敵人不得不自動撤回。婺源縣人民地方武裝在不到一年時間中接連粉碎了敵人六次「清剿」，不但積極的打擊了敵人，而且該隊在反「清剿」鬥爭中更加壯大了自己，去年一年武裝發展了二倍半，今年開始三個多月中又發展了三倍。今年三月間隨着全國勝利局面的來臨，活動地區由山頭走向村莊和平原，各地區政權開始建立，特務分子低了頭，敵人「清剿」也失敗了，大批偽區鄉武裝自動投誠。對頑抗的敵人，游擊隊則給予無情的打擊。單在今年二三月間在婺源縣境彰目、枕頭店等三次戰鬥中，就消滅了安徽、江西兩省國民黨匪軍五百多人，活捉了作惡多端的婺源縣第二號戰爭罪犯偽營長黃沾清和副營長、大隊副、連長等多人。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後，在「拖住敵人讓主力來殲滅它」的口號下，人民游擊隊和各地民兵熱烈積極出動配合作戰，打下了休甯、黟縣、婺源等城鎮多處。建立了休甯、黟縣、婺源、祁門四個民主縣政府和上饒（饒）玉山（山）德（興）開（化）辦事處。游擊隊和民兵都爭先要求參加戰鬥，一千多個民兵自動從四鄉趕來要求參戰。休甯城西的民兵用了幾條土槍和敵九十六軍殘部數百人打了兩個鐘頭。支隊在出發作戰時，病號要求一起走，不願留在後方，都以「和穿黃衣服的老大哥並肩作戰」為光榮。現在，人民游擊隊正為解放皖浙贛邊區全部地區而積極配合解放大軍作戰中。

——摘自南京新華日報 五月廿二日

勝利會師貴溪城

長期堅持江南游擊戰爭的人民解放軍閩浙贛縱隊與此次南下的我第二野戰軍某部，於本月五日在贛東之貴溪城勝利會師。是日清晨，閩浙贛縱隊領導者會鏡冰將軍親率所部抵達貴溪南郊時，第二野戰軍的吳效閔團長親赴信江橋頭迎接。市民們亦紛紛燃放鞭炮歡迎。兩軍相會，互致慰忱，同慶勝利，極為興奮。閩浙贛縱隊在福建及贛東、贛南、浙南廣大地區堅持游擊戰爭，曾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發動人民抗丁，抗糧，組織農民進行減租減息及反惡霸等翻身鬥爭，多次與敵人北面部隊作戰，屢獲勝利，並於浙南泰順等縣建立了人民政權。今年三月初，曾一度解放泰順城，消滅敵一個營，同時，並於福建西北順昌峽陽鎮將敵自衛隊大隊部等全部解決。上月該縱隊接獲解放大軍渡江消息後，即向各鐵路、公路交通線挺進，同時發動廣大人民迎接與支援南下大軍。此次為趕來與主力軍會師，曾兼程急進，翻越高險的武夷山脈，通過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嶺，多次戰勝敵人的截擊、追擊、阻擊。在中途宿營某地時，聽到了北面砲聲，戰士們都興奮得炕上跳起來大聲地歡呼 and 歌唱，連夜整裝出發，去與野戰軍會師。

英勇苦鬥的閩浙贛縱隊

賀桂國

人民解放軍閩浙贛縱隊的前身是紅軍長征後留下來的游擊隊。從一九三七年起，這支當時不足百條槍的隊伍，即在曾鏡冰同志率領下，和佔絕對優勢的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着艱苦的鬥爭。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四年間，敵人曾發動四次大規模的「圍剿」。在一九四二年的第二次「圍剿」中，國民黨反動派共使用了五個師的兵力。一九四三年的大規模的「圍剿」由戰犯顧祝同親自指揮。敵人爲了困死這支隊伍，實行了併村移民與殘酷的三光政策。福建崇安山區的民房全被焚燬。頑強不屈的人民在他們的家園三次被燒後三次重建，許多幹部和老戰士家屬大部被殺害。閩浙贛領導者之一陳貴芳同志的親戚和朋友被殺死的有十多人。反動派組織了反動的地主武裝在山區四週滿佈崗堡和哨棚逐步進逼，企圖消滅游擊隊；游擊隊分散成兩三人一個小組，繼續堅持着鬥爭。游擊隊戰士們在深山中經歷了種種的苦難。在荒涼險峻的武夷山上，他們在山洞或叢林中用臉盆煮野草充飢，先後吃過一百多種野草。一九四一年中國共產黨晉江縣委書記李剛同志五天沒吃東西，在山上再也爬不動了，他坐下來唱着自編的小曲：「同志們，準備好，讓頑蛋再來一次大「圍剿」！他們沒有用，是個大飯桶！」就在這豪壯的歌聲中慢慢倒下去停止了呼吸。山上的氣候很冷，但卻連個草棚也沒有。遇到下雨，游擊隊員便躲在山洞中度夜；找不到山洞，就幾個人緊靠大樹圍擠着避雨避寒。一九四一年冬天，中共福建省委委員王助同志和他的警衛員合蓋着一條軍被，睡在一株大樹下。第二天拂曉，當王助推他的警衛員時，警衛員的身子已凍得僵硬了。但是儘管敵人

採取了許多兇殘狠毒的辦法，却永遠不能消滅這支隊伍。每次敵人「圍剿」時，游擊隊就分出一部分化裝轉入敵人的背後繼續活動。一九四四年他們曾襲入福州和廈門間濱海的重要市鎮浙江（在莆田城東），一九四二年他們曾攻入了古田。在這些艱苦的日子裏，他們成了苦難的閩浙贛人民的希望，而他們依靠人民戰勝了一切困難。有一支游擊隊住在長樂的一個寡婦老太太家裏，她沒有一個兒女。游擊隊員們白天到山上去，晚上就去幫助她收稻。老太太病得很重時，游擊隊員們體貼地看護了她半個月。當他們在堅持戰鬥中沒糧食吃的時候，這個老太太便冒着生命的危險給他們送糧。游擊隊發動羣衆拖租拖稅，反對徵糧徵丁，領導農民建立農民會，進行減租反惡霸鬥爭，浙南有些地區並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權。游擊隊與人民親如家人。人民解放戰爭在北方的鉅大勝利，鼓舞了他們的鬥志。圍剿他們的國民黨正規軍，被迫調走了。游擊隊便在短期間迅速發展，成立了閩浙贛縱隊。僅在龍躍同志領導下的浙南部隊，去年下半年就繳獲了輕機槍六十多挺和兩門六零砲。今年三月初，他們會一度解放泰順縣城，並消滅來援敵人一個營。另部游擊隊則解放了閩西北順昌、建陽鎮，將敵自衛隊大隊部全部解決。在他們聞知大軍渡江的時候，他們便向浙贛鐵路挺進，通過崎嶇山路，在五月五日與野戰軍會師於江西東部的貴溪。

向皖南人民游擊隊學習

我挺進皖南的人民解放軍某兵團在五月四日向所屬各軍發出指示，號召大家學習皖南人民游擊隊的優良作風，增進野戰軍和人民游擊隊的團結互助。指示首先介紹人民游擊隊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以來，在敵人長期封鎖反覆清剿以及和上級黨隔斷等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從最初的涇（縣）、旌（德）、太（平）狹小地帶擴大到浙西、蘇南、贛東北四十個縣的廣大地區，由最初幾個人，擴大到大軍渡江前的七千餘人，多次粉碎了敵人的清剿，勝利的堅持皖南游擊戰爭，領導當地人民進行抗下、抗伏、抗糧、抗捐、抗稅的「五抗運動」與秋收鬥爭、反特鬥爭等對全國解放戰爭的重大貢獻。人民游擊隊與當地羣衆關係極爲密切，指示引一位當地老太婆的話說：「游擊隊有什麼事情總是先和我們老百姓商量，老百姓有什麼困難也去要求游擊隊幫助解決。」人民游擊隊十分尊重當地的民情風習，有事找老百姓時都先在門外打招呼，未得房東邀請，不輕易進入民房。

指示着重指出在此次大軍渡江作戰中，人民游擊隊積極配合的作用，當人民游擊隊聽到大軍要渡江的消息，早就預先集中鞋子、糧食，準備支援大軍，僅石埭陵陽一個區，即集中鞋子兩千雙、糧食四千担。他們又積極地配合大軍追擊敵人，在青陽石村游擊隊一次阻擊逃敵五十五軍，即打壞敵汽車一輛，打得敵人非常恐慌，不敢向山上逃。在大軍未能趕到的城市則預將敵人包圍，便於大軍前來殲滅。他們把大批俘虜和投降的敵軍交給野戰軍收編。指示指出：這一種積極配合作戰與高度的革命團結精神給野戰軍指戰員以莫大的鼓舞。

指示中更反映了人民游擊隊對黨的新區政策和城市政策也是在正確地執行。人民游擊隊進入和接管的城鎮，如青陽、石埭、太平、歙縣和屯溪，入城紀律良好，秩序安定，保護了工商業和文化機關，被接管的機關資財均未挪用，在接管皖南名勝黃山時，除收繳警察武器外，一切保持完整。學校照常上課，工廠商店照常開工和營業，深得當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歡迎和擁護。

在指出這些人民游擊隊的優良作風以後，指示特別號召全軍要廣泛和深入的向部隊介紹人民游擊隊，並編教材進行教育，學習人民游擊隊的優良作風，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並對堅持江南革命鬥爭的兄弟部隊進行熱烈慰問，更加注意正確地執行黨的政策與人民游擊隊親密團結，一起進步。

「我們就是憑着這支槍」

皖南青陽縣的公路沿線，流傳着這樣的故事：一個游擊隊員，在青輿嶺一帶，袖着一塊石頭。大吼一聲，便繳獲了逃散敵人的槍支。在皖南游擊隊配合渡江大軍圍殲逃敵的作戰中，類似這樣的故事有許許多多。當敵人潰退的消息傳到後，青陽縣的人民沸騰起來了。人民游擊隊三三兩兩地四出活動着。他們拿着土槍、手榴彈、鐵器，沿着青陽石崗的路上守候着。潰退的敵人都不敢走公路，邱銀山的游擊小組四個人就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專門到江梅橋附近的一條重要的公路上等候着。果然，七個敵人帶着七支步槍，順這條路走來了。可是游擊小組除了棍棒就是空手，看着敵人越來越近，隊員余昌根就機靈地從腳上抓起一件什麼武器，對準敵人一指，喊道：趕快繳槍，不繳槍就打死你們。敵人看着他手裏那個傢伙，急忙地把槍放在地下高舉雙手哀求饒命。他們戰戰兢兢地說：「我們是打前站的，後邊還有幾十個人員。」剛說過，北面真又傳來一片腳步聲，星光下可以隱約地看到一羣敵人從山那邊走過來。組長邱銀山連忙從地下檢起一支繳獲的步槍，迎頭打了幾槍，高聲喊道：「繳槍不殺！」那四十多個敵人也就乖乖地放下武器了，這個小組這一次就繳到了四十二支步槍，一挺輕機槍，一支加拿大衝鋒槍，一副望遠鏡，事後人們問起邱銀山是怎樣繳的這許多武器，他就笑着從腳上脫下一隻布鞋說：「我們就是憑着這支槍。」原來邱銀山和余昌根憑着他們的鞋子，就把敵人嚇倒了。

前線記者報導我軍進佔浙贛路的態勢

浙贛前線記者報導：人民解放軍西路大軍佔領國民黨所謂「新防綫」的浙贛鐵路，勝利完成了初步戰略任務，完全切斷長江三角洲殘敵的陸上退路，摧毀了國民黨口動殘餘力量企圖依托閩浙贛山區構築抵抗線以阻止與遲緩我軍繼續前進的一切企圖。我軍自四月廿一日突破長江天險後，即以暴風驟雨之勢，不分晝夜晴雨，不顧疲勞饑渴，奮勇向南疾進，追殲逃敵。至五月十日止二十天內，僅我西路大軍在皖南等地人民游擊隊配合下，攻佔皖南之貴池、青陽、東流、至德、石埭、太平、旌德、績溪、歙縣、黟縣、休寧、祁門、婺源；贛東北彭澤、浮梁、樂平、鄱陽、萬年、餘干、玉山、德興、上饒、廣豐、鉛山、橫峯、弋陽、貴谿、餘江、東鄉、金谿、臨川；浙西之淳安、建德、遂安、奉昌、開化、常山、江山、衢縣、蘭谿、金華、湯溪、龍游、義烏、東陽、永康、武義、縉雲、遂昌、宣平、松陽、麗水；閩北之浦城、崇安、建陽等五十五座縣城與皖浙贛閩約十萬平方公里廣大地區。殲滅敵六十八軍，一〇六軍全部，九十六軍大部，第九編練區司令部所屬全部，四十六軍一七四師全部，七十三軍，十八軍各一部，八十八軍，九十九軍，五十五軍殘部，及安徽省保安旅，京滬杭護路司令部，各縣保安團保安隊等共計約七萬人。除斃傷外，俘敵二八二師師長郭奉先，一七四師師長吳中堅，八十一師師長葛開祥，一四三師師長閻尙元，一一九師師長張勳亭，安徽省主席張義純，軍管區中將副司令陳敢，皖南師管區司令阮寒溪，副司令李秉鈞等以下官兵五萬餘人。敵六十八軍副軍長王振聲，安徽省保安警察處長兼屯溪警備司令方師曾，保安第五旅旅

長王漢昭以下等部一萬人放下武器投降，起義者五千三百餘人，繳獲彈藥輜重極夥，僅在衢州以南一處即繳獲汽車五百餘輛，各種砲彈五萬餘發，子彈一千八百萬發。我完全控制東起義烏西迄東鄉以西的八百華里浙贛路後，我西路大軍的三支箭頭繼續挺進，前鋒部隊已與進佔杭州，蕭山的中路大軍先頭部隊會師，浙贛路東段遂全獲解放，我軍及鐵路員工奮勇保護下，鐵路一切建築皆完整無損，自杭州至衢州段已可通車。中路箭頭向南擴展，深入閩北，左路亦已進抵南昌以南贛江上游地區。

我乘勝追擊各部隊，爲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進軍命令所鼓舞，沿途歡呼高歌，不顧風吹雨淋，飛越山，通過湖沼，對敵實行疾速無情的迂迴，攔頭，切腰與尾追，使敵毫無喘息餘地，狼狽竄逃，潰不成軍，在俘虜敵軍中，番號混雜，數百人中有達十幾個建制單位者，敵人在潰逃時，燒殺姦淫，無所不爲，所過之處，十室九空，僅皖南屯溪即被燒毀商店四百餘家。暴敵的獸行激起廣大人民的仇恨與憤怒，紛紛協助我軍截擊逃敵。堅持江南鬥爭的人民游擊隊極爲活躍，到處配合我軍作戰，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各地工人農民羣衆皆以實際行動擁護解放大軍，帶路送情報，籌糧籌草，趕修道路，並自動維持秩序，保護重要資材。現我皖南軍區，贛東北軍區皆已正式成立，人民歡慶解放，廣大新區即將逐步恢復安定人民民主的社會秩序。

第二野戰軍渡江作戰以來戰果統計

(四月二十一日
至五月十五日)

甲、殲敵番號計：六八軍軍直、八一師(投降)、一四三師、一一九師師直、及三五六團、一零六軍之一九二師、二八二師等全部，二八一師一部，四六軍之一七四師全部，二三六師之七零七團大部，九六軍之一四一師全部，二一二師之六三六團大部，七五軍之二零三師，九二軍之三一八師，八五軍之一一零師(投降)，二三師之六九團及軍獨立團，三九軍之一零三師等全部，暫二師(投降)，暫三師全部，五五軍二九師之八五團大部，七四師一部，六七軍二一八師一部，五軍四五師一部，十軍七五師一部，十八軍一個新兵營，九九軍、八八軍、六六軍、二三軍、二八軍、七三軍、七四軍、五三軍、五七軍、六九軍、一二五軍、輜汽十四團、十八團、工兵十八團等各一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軍官政訓總隊第五六七八等大隊全部，四大隊一部(每大隊千餘人)、京滬杭護路隊、及軍官教導團等部，交警七八九等縱隊，及三總隊三大隊七八九機槍中隊全部。上饒交警五七八九等中隊，及憲兵十六團各一部。第九編練司令部警衛團，及榮譽二團，偽國防部重機械化工兵營(機械齊全)，聯勤總部之警衛團工兵營，及第六第十醫院全部。第九醫院一部，第五第七醫院大部，第五臨時教育院一部，第一補給區警衛營、第四補給區監護營全部。聯勤指揮所一部，偽安徽省府，及五專署，六專署，皖保安司令部，警衛大隊，突擊大隊，皖保三旅旅部及四團，保五旅之十四團，十六團全部。安徽軍管區，皖南師管區，贛北師管區，浙西師管區，及皖浙師管區補充團。安慶團管區司令部，東流、至德、婺源、樂平、桐城、南城、績溪、屯溪、蘭谿、弋陽等地

保安團約九個整團。(內一個整團投降)等部，及縣區武裝自衛總隊等各一部。

乙、斃傷敵三三四三名，俘敵六八軍一一九師師長張助亭，參謀長董子元，一四三師師長閻尚元，副師長劉銀生，一零六軍副軍長曾紀瑞，一九二師參謀長張寒影，四六軍之一七四師師長吳中堅，九二軍之三一八師師長彭懷霖，副師長敖建嘯，參謀長鄧守仁，暫二師師長郭奉先，一四八師參謀長方峻，暫編第二縱隊幹訓隊少將教育長羅選伍，偽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張義純，七綏區司令部軍簡二階專員劉但暉，(相等於少將)，二綏區司令部參謀長權高溯，副參謀長徐清仁，處長吳公慶，徐廷綳。皖保安副司令兼皖南師管區司令阮永祺，保安副司令兼皖南師管區副司令李秉鈞，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劉文潮，安徽軍管區副司令陳敢，編練處處長李承岳，皖南師管區副司令劉有道，浙西師管區司令周振強，副司令杜德清，參謀長楊燄，贛北師管區副司令李懸峯，皖保三旅旅長邱正華，(以上係將級軍官上校副旅長以下之校級軍官均未詳算——註)等以下官兵八八九六八名。另向我投誠者計有六八軍副軍長王振聲(王志遠)，八一師師長葛開祥，副師長劉青甫，參謀長馬朋霖等率八一師全部三千三百餘人，八五軍之一一零師師長廖運澤，副師長劉希文，參謀長趙繼成等率一一零師全部三個團及一個保安團五千餘人，七五軍二零三師參謀長曹義率三個營殘部六百餘人，(該師師長副師長係當地人，其武器繳出後即釋放)暫二師三千餘人，及保安團隊交警縣區武裝等以下官兵一四二九四名。

以上共計殲敵一零六六零五名。

丙、繳獲：榴彈砲三門，野砲六門，山砲二五門，步兵砲五門，要塞砲一門，機關砲三門，戰防砲二十三門，迫擊砲一四一門，六零砲三五八門，小砲七一門，合計六三六門。重機槍四三二挺，輕機槍二二零四挺，高射機槍三二挺，機槍架十付，步馬槍四三三二三支，衝鋒槍一四零六支，

卡賓槍一三二二支，信號槍九支，短槍一七四五支，擲彈筒二十個，槍榴筒一六三個，火箭筒十七個，火焰噴射器二八具，地雷測探器四個。榴彈砲彈八零四發，野砲彈一八一九三發，山砲彈三三一七八發，步兵砲彈一一零七發，機關砲彈二五零零發，戰防砲彈二二一零發，戰車砲彈一四四零發，高射砲彈八零八發，迫擊砲彈六五八八二發，六零砲彈三五四三零發，小砲彈九四發，混合砲彈（未分清類別者）一五四一二發，共計砲彈二零六七九八發。各種子彈一一八三五八二零發，擲筒彈二六二八發，槍榴彈一二五七五發，火箭彈一七零六二發，烟幕彈及照明彈共二十箱，（數目不詳），手榴彈四零五四枚，炸藥七六二公斤，另外在浙贛線繳獲數十個倉庫各種彈藥百餘種，及其他軍用物資約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噸。電台五九部，報話機三四部，收音機三一部，無線電話機十部，電話總機八六部，電話單機五零五部，被服線一一六里，電池五零零箱，氣象測量台三所，空軍氣象台二個，登陸艇一艘，小汽艇三艘，另擊沉一艘，橡皮船一四零隻，小火輪四隻，汽車八六九輛，火車頭三七個，車皮三零五個，飛機汽油四零零桶，汽車汽油一一五零桶，機油七桶，汽車修理廠一所，膠輪大車十二輛，騾馬五七七匹，銀洋一九零四元，金圓券五七億元，食鹽三百萬斤，藥品藥器各一部，及其他軍用物資甚多。

丁、解放（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底）安徽省之安慶、貴池、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績溪、歙縣、休甯、黟縣、東流、至德、祁門等十三座縣城及屯溪鎮。浙江省之分水、桐廬、諸暨、淳安、遂安、建德、浦江、義烏、東陽、壽昌、蘭谿、金華、湯溪、龍游、衢縣、開化、常山、江山、永康、武義、縉雲、麗水、宣平、遂昌、松陽、青田、雲和、龍泉、景甯、慶元等三十座縣城，江西之南昌、九江、湖口、彭澤、星子、都昌、鄱陽、浮梁（景德鎮）、婺源、樂平、德興、餘干、萬年、餘江、玉山、廣豐、上饒、橫峯、弋陽、鉛山、貴溪、金谿、東鄉、進賢、臨川、豐城、

清江、新淦、崇仁、南城、資谿、光澤、黎川等三三座縣城，及鷹潭、河口等重鎮，福建省之浦城、崇安、松溪、政和、建陽、建甌、順昌、南平、邵武、水吉等十座縣城。
以上共計解放八十六座縣城。

第二野戰軍渡江作戰大事記

四月二十一日：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拒絕接受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毛主席、朱總司令向解放軍發佈進軍命令。我各路大軍開始渡江。

二野各部分在安慶以東之石磯頭迄湖口東北之老洲頭段強渡長江，佔領貴池、殷家匯、東流、至德、彭澤之綠廣大南岸陣地並解放馬當要塞。

二十二日：解放安慶，守敵一七四師南逃。

解放彭澤、至德、東流三城，殲敵六十八軍一部，繳榴彈砲、山砲三門。

二十三日：百萬雄師勝利渡江，突破千里江防，南京解放，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滅亡。
解放青陽。

二十四日：敵皖省保安第五旅一部官兵二千三百餘人，在績溪、休寧、太平等地起義，參加人民解放軍。

二十五日：我連日在貴池東流間追殲南逃之敵，至本日已全殲敵四十六軍一七四師五二一團，五二二團，二三六師七零七團等三個整團及安徽保安六團兩個突擊大隊等。俘敵五千餘名，繳獲山

砲、化學砲、步兵砲九門。

二十五——二十八日：堅持敵後鬥爭的皖南人民游擊隊與渡江後的解放軍某部會師。並配合作戰先後解放休寧、祁門、黟縣、石埭、太平等城，俘敵四千八百餘名。繳獲輕重機槍三十挺，六零砲二門。

二十八日：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劉伯承、宋任窮兩將軍分任正副主任。

二十九日：解放歙縣，殲敵二八二師三個團，暫二師一個團及偽安徽保五旅一個團共五個團。

解放江西景德鎮（浮梁縣城），及樂平縣城。

三十日：解放皖南重鎮屯溪及績溪縣城。屯溪軍管會成立，牛樹材、胡明分任正副主任。績溪

守敵偽保安團三千餘人向我投降。繳獲橡皮船一百二十艘，子彈一百四十萬發。

五月二日：贛東我軍於樂平以南殲滅南逃敵六十八軍大部，四十六軍一七四師殘部，生俘一

九師師長張勳亭，一七四師師長吳中堅以下四千餘人。另部解放鄱陽湖東岸鄱陽縣城。

皖南解放婺源，並追殲由該城南逃之敵九十六軍一部，斃傷俘三千餘人。繳迫擊砲、六零砲等

六十七門。另部解放浙西淳安，繳汽車一百五十輛。

三日：浙贛前線我解放貴溪、萬年及德興三座縣城。同日於弋陽東北之龍坑嶺附近俘敵六十八

軍一四三師四二七團團長楊宏勳以下一千五百餘人，繳迫擊砲、六零砲共二十門。另暫二師一部約

三千餘在旌德向我投誠。

四日：浙贛線上我解放上饒、弋陽、橫峯三座縣城和鷹潭鎮及其西北之餘江縣城。上饒之役，

殲敵京滬杭護路指揮所六個中隊共兩千餘人，繳獲火車頭七個。並在上述戰鬥中，敵六十八軍副軍

長王振聲率六十八軍殘部三千餘人在弋陽放下武器向我投誠，另部解放浙境常山。

五日：浙贛線上解放玉山與東鄉縣城。另部越過浙贛路解放鉛山，俘敵交警七、八兩總隊各一部。

某部與皖南人民游擊隊在歙縣黟縣等處舉行勝利會師聯歡大會。

六日：浙贛路上解放軍事重鎮衢縣及蘭谿江山縣城，生俘敵九十九、八十八軍各一部共二千餘人，繳獲汽車五百餘輛。至此，我已控制西起鄧埠，東到衢縣之浙贛路四百餘里。

五、六兩日，我於浙西分水百江鎮，殲敵二零六軍一九二師五七四、五七五團全部及五七六團一個營，俘敵二千七百餘人。

七日：浙贛路上解放金華。

某部自浙贛路東進與三野某部自杭州、蕭山南下之兩路大軍於諸暨地區勝利會師，並解放該縣城。

八日：七八兩日在浙贛路江山地區殲滅敵第九編練司令部等七千餘人。同時在貴溪西南之金谿殲十八軍一個營（該軍在淮海戰役被殲後重建）。

解放九江以東鄱陽湖口之湖口縣城，保安隊二百餘向我投降。

九日：國民黨軍八十五軍一一零師師長廖運昇率部五千餘人，在金華東北義烏向我投降。（按八十五軍在淮海戰役被殲後重建）。

自上饒、鉛山向南疾進之我軍，越過武夷山，解放閩北崇安，浦城。

浙贛西段我軍進克南昌東南重鎮臨川縣城。浙贛路自進賢以東直至義烏已全部為我軍控制。

十日：金華軍管會成立，曾紹山將軍任主任。

浙贛前線，我自五日至十日，連下江山、龍游、蘭谿、金華、義烏、東陽、永康、武義、麗水

、縉雲、宣平、松陽、遂昌、南城等十四座縣城。俘敵四十五軍，五十一軍，五十五軍，八十五軍，一零六軍，三一八師等部及安徽軍管區等非正規軍共七千餘人。內有高俘敵安徽軍管區中將副司令陳敢，參謀長楊箴等四人。繳獲極多，僅某處即包括子彈一千八百餘萬發。

七日至十日在浙西開化以北馬金鎮附近山區，殲匪偽安徽省政府，保安司令部皖南師管區及保三旅保五旅等殘部俘偽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張義純，保安副司令兼皖南師管區司令阮永祺，皖南師管區副司令李秉鈞，保安第三旅旅長，第五旅旅長以下五千多人。

十一日：閩北解放建陽。

十二日：國民黨軍二零三師參謀長曹義率殘部三百餘人，在金華東北之曹宅市自動向我某部投誠。

十三日：閩北我軍某部攻佔匪空軍基地建甌縣城；另部自崇安經一晝夜一百五十里急行軍佔領建陽東北之水吉縣城及迴龍鎮殲敵京滬杭護路總隊，編練團及京滬杭警備總部教導團等部一千餘人。

浙南解放溫州西北的青田縣城。

十四日：挺進閩北之我解放軍某部於解放建甌後，以一百三十里之急行軍，續克南平。

十五日：解放南昌東南浙贛線上之進賢縣城。

十七日：解放長江中游戰略要地九江，守敵南竄。

十九日：某部與閩東北游擊隊在南平舉行會師大會。

二十日：浙贛前線解放樟樹鎮。至此，浙贛路西迄贛江東至杭州一千三百里鐵路線全部解放。我解放閩北邵武、順昌。

二十二日：江西省會南昌解放，守敵西竄。此為解放軍在長江以南解放的第四個省會，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電賀人民解放軍各前線先後解放杭州、武漢、九江、西安、南昌等城市的
勝利。并勗勉前後方軍民繼續努力，為消滅反革命殘餘力量，解放全中國人民而奮鬥。

（註：此大事記整理較匆促，可能有錯落，待以後訂正）

（完）